

BH1



宋史記卷之一百四十四

列傳第一百二十四

王程洪李家章孫陳季傳第一百二

李彌遜下有李彌大

王居正

程瑀

洪擬

李彌遜曾孫



章詛

孫道夫

陳索

季陵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少入太學時習新經字說者

主司輒置高選居正語人曰窮達自有時心之是非

可改邪流落十餘年司業黃齊得其文曰王佐才也

及同知貢舉欲擢為首以風多士他考官持之置次

選調饒州安仁丞荊州教授皆不赴大名鎮江西師

交辟教授府學亦不就范宗尹薦于朝召至謂宗尹

曰時危如此公不極所學拔元元塗炭中尚誰待居
正避寇陽羨山間勉出見公一道此意爾宗尹愧謝
入對奏昔人有云君以為難易將至矣今日之事朝
廷皆曰難則當有易為之理然國勢日弱敵氣日驕
何邪蓋昔人於難者勉強為之今以為難不復有所
為以俟天意自回強敵自斃也宣和末以為難者十
五六至靖康與宣和孰難靖康末以為難者十八九
至建炎與靖康孰難由此而言今日雖難于前日安
知他日不難於今日蓋宣和以為難故有靖康之禍
靖康以為難故有今日之憂今而亦云臣有所不忍

聞高宗嘉之諭宗尹曰如王居正人才歲月間得一
人亦幸矣除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建議合祭天
地於明堂請奉太祖太宗配宗尹是之議遂定天地
復合祭侍御史沈與求劾宗尹因及居正宗尹去居
正乞補外不許撫州守高衛言甘露降于州之祥符
觀為圖以獻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却其
圖試太常少卿兼修政局叅議遷起居郎帝方鄉規
諫居正次前世聽納事為集諫十五卷以廣帝意居
正素與秦檜善檜為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
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見帝言曰秦檜嘗語臣

中國人惟當着衣歃飯共圖中興臣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檜銜之出居正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為二万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言于朝復手疏五不可以聞詔如建炎中數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鶉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知所謂胡桃文鶉色者入朝以聞詔止之召為太常少卿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帝欲遷趙令憲大中大夫居正奏官非侍從不可轉此祖宗法若令憲以庶官得遷則宗室為承宣者不旋踵求為節度何以却之遂寢其命陳東歐陽澈已贈官居正乞重貶黃潛善汪伯彥以彰二子殺身成仁之美大將張俊遺卒至彭澤卒故縣吏怙勢侵辱令令郭彥恭械之俊訴於朝帝為罷彥恭居正言彥恭不畏疆禦無可罪俊又乞免徭役居正言兵興以來士大夫及勲戚家賦役與編戶均蓋欲貴賤上下共濟國事以寬民力俊反不能體此乎和州請蠲進奉大禮絹居正言大禮進奉乃臣子享上之誠初非朝廷取於百姓之物若察民力無所從出不能預降旨蠲之至使州縣

自陳已為非是乞速如所請除自有自中出者居正
奏近習請託進擬不自朝廷所繫非輕因錄皇祐詔
書以進帝皆嘉納兼擢直學士院又除兵部侍郎入
對以所論王安石父子之言不合道者裒得四十二
篇名曰辨學上之出知饒州尋改吉州侍御史謝祖
信妄劾居正凶暴詭詐傾陷大臣罷官屏居括蒼三
載其弟駕部郎居修入對帝曰卿兄今安在行大用
矣中書舍人劉大中侍帝論制誥帝曰王居正極得
詞臣體侍御史蕭振論守金賢否帝舉居正守婺免
貢羅御炭事曰守臣愛百姓皆如此朕復何憂起知
温州是時檜專國居正自知不為所容以目疾請祠
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終忌之諷
中丞何鑄劾居正為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
凡十年檜死復故職紹興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五居
正儀觀豐偉聲音洪暢奉祿班兄弟宗族無晉者郊
祀恩以任其弟居厚及卒李子猶布衣其學根據六
經揚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辨示居正曰吾舉其端
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為書辨學十三卷詩
辨學二十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居正既
進其書七卷而揚時三經義辨亦列祕府二書既行

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程瑀字伯寓寓饒州浮梁人其姑臧氏婦養瑀為子少

有聲太學試為第一累官至校書郎為臧氏父母服

服闋復本姓除兵部員外郎金人入侵求可使者瑀

請往來行會欽宗即位議割三鎮命瑀往河東秦檜

往河中瑀奏臣願奉使不願割地不報至中山諸將

已得密諭城守不下瑀與金使王訥俱至燕山還除

左正言即言股肱大臣莫肯以身任天下事且論欲

慕祖宗而適追無術欲斥奄宦而寵任益堅欲鋤姦

惡而薄示典刑欲汰濫繆而苟容僥倖兼聽而不能

行其言委任而不能責其效苟且之習復成黨與之

私寢廣最時病之大者帝曰朕非不知此慮有未盡

決意行之有失耳瑀曰事固當熟慮然優柔不斷實

隳事功帝問李綱宣撫兩路外議謂何瑀曰僉論固

以為宜然綱前與大臣議論不合須賴聖明照察其

心任之無疑可也瑀復言徐處仁庸俗吳敏昏懦唐

恪願險政事所以不振請盡黜免別選英賢共圖大

計帝嘉納之時御史李光言星變帝疑以問瑀對言

陛下母問有無第正事修德則變異可消瑀常論蔡

京罪帝因言吳敏庇京又疑光黨京謂瑀曰須卿作

程瑀

文字來瑀辭改屯田卽官謫添監漳州鹽稅高宗卽位召為司封員外卽遷光祿少卿國子司業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尋召赴行在疏十事以獻除直祕閣提點江東刑獄召為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講建修政局其目曰省費裕國彊兵息民瑀條上十四事皆切時務權邦彥除僉書樞密院瑀言邦彥五罪疏三上不報求罷除兵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閣待制知信州侍御史江公濟左司諫方公孟言瑀不可去復以為給事中久之復命知信州胡安國劉一止言瑀忠信可以備獻納正直可以司風憲不宜去遂復留

願浩薦席益既得旨以御批示後省官瑀曰益為人公豈不知何必用願浩曰給事不見御批耶瑀曰已見矣公不能執奏乃先示瑀輩欲使不敢論駁耶然益之來非公福也願浩赧然未幾以言者罷提舉亳州明道宮尋復徹猷閣待制知撫州無何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父母喪服除知嚴州徙宣州復奉祠召赴行在除兵部侍郎兼侍讀因論鄧禹嘗言興衰在德厚薄初不論大小光武不數年定大業禹言如合符契今英俊滿朝豈無為陛下畫至計者願厲志而已尋遷翊善論金人入侵未嘗一大劔有輕我心

豈可保其不肯盟宜省費抑末常賦外一毫不取於
民民日益厚兵日益彊使金人不敢窺為長計帝曰
且作十年瑀再拜曰十年之說願陛下早夜毋忘除
兵部尚書檜既主和瑀議論不專以和為是檜忌之
改龍圖閣學士知信州會大水檜見瑀奏牘謂同列
曰堯之洪水不至如是瑀遂稱疾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坐通書李光降朝議大夫卒年六十六瑀在朝
無詭隨嘗為論語說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
人至周公謂魯公則曰可為流涕洪興祖序述其意
檜以為訊已遂興祖魏安行鋟版京西漕司亦奪安
行官籍其家毀板檜死瑀子孫乃免錮云有奏議六

卷

洪擬字成季一字逸叟鎮江丹陽人本弘姓其先有
名璆者嘗為中書令避南唐諱改今姓後復避宣祖
廟諱遂因之擬登進士甲科崇寧中為國子博士出
提舉利州路學事尋改福建路坐譴通判鄆州復提
舉京西北路學事歷湖南河北東路宣和中為監察
御史遷殿中進侍御史許景衡罷擬亦坐送吏部知
桂陽軍故海州建炎間居母憂以祕書少監召不起
終喪為起居郎中書舍人言兵興累年饋餉悉出於

民無屋而責屋稅無丁而責丁稅不時之須無名之
歛殆無虛日所以去而為盜今閩中之盜不可急宜
求所以弭之江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夫豐
財者政事之本而節用者又豐財之本也高宗如越
執政議移蹕饒信簡擬上疏力爭謂舍四通五達而
趨偏方下邑不足以示形勢固守禦遷給事中吏部
尚書言者以擬未嘗歷州縣以龍圖閣待制知温州
宣撫使孟庾總師討閩寇過郡擬趣使赴援庾怒命
擬犒師擬借封椿錢用之已乃自劾賊平加秩一等
召為禮部尚書遷吏部渡江後法無見籍吏隨事立
文號為省記出入自如至是修七司敕令命擬總之
以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成書上之紹興三年以天
旱地震紹羣臣言事擬奏曰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
行之偏則人怨而氣爭試以小事論之比者監司守
臣獻羨餘則黜之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疏
遠也有自庶僚為侍從者臥家視職未嘗入謝遂得
羨職而去若鼓院官移疾廢朝謁則斥罷之是行法
止及冗賤也權酷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充賞大官
勢臣連營列障公行酷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
弱也小事如此推而極之則怨多而和氣傷矣尋以

言者罷為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始擬兄子駕部郎官與祖與擬上封事侵在位者故父子俱罷起知温州提舉亳州明道宮卒年七十五謚文憲初擬自海州還居鎮江趙萬叛兵逼郡守臣趙子崧敗遁擬挾母出避遇賊至欲兵之擬曰死無所避願勿驚老母賊舍之他賊又至臨以刃擬指其母曰此吾母也幸勿怖之賊又舍之有淨智先生集及注杜

甫詩二十卷

李彌遜字似之蘇州吳縣人以上舍登大觀三年第調單州司戶再調陽穀簿政和四年除國朝會要所

校閱文字引見特遷棘書郎充編修六典校閱累官起居郎以封事剴切貶知廬山縣改奉嵩山祠斥居者八載宣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諸郡皆警備彌遜捐金帛致勇士修城堞決河護塹邀擊其遊騎斬首甚衆金人北還戒師毋犯其城靖康元年召為衛尉少卿出知瑞州二年建康牙校周德叛執帥宇文粹中殺官吏嬰城自守勢猖獗彌遜以江東判運領郡事單騎扣賊圍以蠟書射城中招降賊通款開關迎之彌遜諭以禍福勉使勤王時李綱行次建康協謀諫首惡五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改淮南運副

後奉興國宮祠知饒州召對首奏當堅定規模排斥
姦言又謂朝廷一日無事幸一日之安一月無事幸
一月之安欲求終歲之安已不可得况能定天下大
計乎帝嘉其謹直輔臣有不悅者以直寶文閣知吉
州陞辭帝曰朕欲留卿大臣欲重試卿民事行召卿
矣七年秋遷起居即弭遜自政和末以上封事得貶
垂二十年及復居是職直前論事鯁切如初冬試中
書舍人有旨料舟給卒以濟宮人彌遜繳奏曰六飛
雷動百司豫嚴時方孔艱宜以宗社為心不宜於內
倖細故更動勳聖慮事雖至微惧傷大體帝嘉納之試

戶部侍郎秦檜再相惟彌遜與吏部侍郎晏端復有
憂色八年彌遜上疏乞外甚力詔不允趙鼎罷相檜
專國贊帝決策通和金國遣烏陵思謀等入界索禮
甚悖軍民皆不平人言紛紛檜於御榻前求去要帝
屈已從和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乞斬檜校書郎
范如圭以書責檜曲學贊師黨忘仇辱國禮部侍郎曾
開抗聲引古誼以析檜相繼貶逐彌遜請對言金使
之請和欲行君臣之禮有大不可帝以為然詔廷臣
大議即日入奏彌遜手疏力言陛下受金人空言未
有一毫之得乃欲輕祖宗之付託屈身委命自同下

國而尊奉之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危國之道而謂之
和可乎借使金人姑從吾欲假以目前之安異時一
有無厭之求意外之欲從之則害吾社稷之計不從
則釁端復開是今日徒有屈身之辱而後患未已又
言陛下寧^率國人以事仇將何以責天下忠臣義士之
氣力陳不可者三擢嘗邀彌遜至私第曰政府方虛
負苟和好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浼答曰彌遜受國恩
深厚何敢見利忘義顧今日之事國人皆不以為然
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擢默然次日彌遜再上疏言愈
切直又言送伴使揣摩迎合不恤社稷乞別選忠信

之人協濟國事擢大怒彌遜引疾帝諭大臣留之時
和議已決附會其說者至謂向使明州時主上雖百
拜亦不問議論靡然賴彌遜廷爭擢雖不從亦憚公
論再與金使者計不受封冊如宰相就館見金使受
其書納入禁中多所降殺惟君臣之禮不得盡爭九
年春再上疏乞歸田以徽猷閣直學士知端州改知
漳州十年歸隱連江西山是歲兀朮分四道入侵明
年又侵淮西取壽春竟如彌遜言十二年擢乘金兵
既敗收諸路兵復通和好追仇向者盡言之臣嗾言
者論彌遜與趙鼎王庶曾開四人同沮和議於是彌

遜諾職十餘年間不通時相書不請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爵以終其身常憂國無怨懟意二十三年卒朝廷思其忠節詔復敷文閣待制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弟彌大

彌大字似矩登崇寧三年進士第以大臣薦召對除校書郎遷監察御史假太常少卿充契丹賀正旦使時傳聞燕民欲歸漢徽宗遣彌大覘之使還奏所聞有二或謂彼主淫刑滅親種類畔離女真侵迫國勢危殆為可取或謂下詔罪已擢用耆舊招赦盜賊國尚有人未可取莫若聽其自相攻併遷起居郎試中

書舍人同修國史童貫宣撫永興走馬承受白鏐特買不報師期朝廷止從薄責彌大繳奏以為邊報不至非朝廷福鏐坐除名彌大亦出知光州移知鄂州召為給事中兼校正御前文籍詳定官拜禮部侍郎金人大舉入侵李綱定城守之策命彌大為叅議與綱不合罷未幾除刑部尚書初朝廷許割三鎮界金人既而遣种師中援河北姚古援河東彌大上疏乞起河東西境麟府諸郡及陝西兵以濟古之師起河東踞及京東近郡兵以濟師道師中之師為腹背攻劫之圖遂除彌大河東宣撫副使張師正領勝捷軍

敗於河東潰歸彌大誅之復遣餘卒援真定餘卒叛
宣撫罷命彌大知陝州詔遣使八援彌大未敢進會
永興帥范致虛亂兵勤王檄彌大充諸道計議行至
方城道阻乃率衆赴大元帥府建炎元年除知淮寧
府到郡未幾杜用等夜叛彌大縋城出賊散乃還坐
貶秩尋召為吏部侍郎帝如杭州命權紹興府試戶
部尚書兼侍讀呂頤浩視師以彌大為叅謀官彌大
奏王導謝安為都督未嘗離朝廷今邊圉幸無他頤
浩不宜輕動又言已為天子從官非宰相可辟乞於
諸軍悉置軍正如漢朝故事以察官即官為之陛下

必欲留臣當別為一司伺察頤浩過失忤旨出知平
江府中丞沈與求劾彌大謀間君臣妄自尊大奪職
歸起知靜江府奏廣西邊防利害入為工部尚書未
幾罷去廣西提刑韓璜劾其在靜江日斷強盜死罪
引綾入斬貶兩秩紹興十年卒年六十一彌遜孫文
饒為台州司理參軍每謂人曰吾司臬多陰德後有
興者文饒子韶五歲能賦梅花嘉定四年與其兄寧
同舉進士調南雄州教授校文廣州時有當國之親
故私報所業韶卻之調慶元丞相史弥遠薦士充學
職韶不與袁燮求學宮射圃益其居亦不與燮以此

更敬韶以廉勤薦遷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大學正
改太學博士上封事諫濟王竑獄且以書曉彌遠言
甚懇到又擿太學生甯式迂學官旬外添差通判泉
州郡守游九功素清嚴獨異顧韶改知道州葺周惇
頤故居錄其子孫於學宮且周其家紹定四年行都
災韶應詔言事提舉福建市舶會星變又應詔言事
入為國子監丞改知泉州兼市舶端平元年召明年
轉太府寺丞遷都官郎官遷尚左郎官未幾拜右正
言奏乞以國事邊防二事專委丞相鄭清之喬行簡
各任責論汰兵節財及襄蜀邊防又論史嵩之王遂
和戰異議迄無成功請出遂於要藩易嵩之於邊向
使各盡其才史宅之將守袁州韶率同列一再劾之
俱不報乞解言職拜殿中侍御史辭不允奏曰頃圖
臣居言職者四人未踰月徐清叟去未三月杜範吳
昌裔免獨臣尚就列豈臣言不加切於二臣邪抑先
去二臣以警臣使知擇而後言邪清叟所言三漸臣
猶以為未甚切今國柄有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
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有阽危之漸上下偷安以
人言為諱此意不改其禍豈直三漸而已時魏了翁
罷督予祠韶訟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

論載在國史去就出處具有本末端平收召論事益切去年督府之遣體統不一識者逆知其無功了翁迫於君命黽勉驅馳未有大闕襄州變出肘腋未可以為了翁罪驅庭之召未幾改鎮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四十年来收拾人十燁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又劾奏陳洵益刑餘腐夫粗通文墨掃除賤隸竊弄威權乞予洵益外祠劾女冠吳知古在宮掖招權納賄宜出之禁庭帝怒韶還笏殿陛乞歸會祀明堂雷電免二相韶擢工部侍郎正言遷起居舍人復疏洵益知古不報辭新命不許應詔上封事幾數千言帝諭左右曰李韶真有愛朕憂國之心凡三辭不獲以生死祈哀乞去帝蹙額謂韶曰曲為朕留退復累疏乞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號稱廉平朝廷分遣部使者諸路稱提官楮韶疏極言其弊嘉熙二年召明年上疏乞寢召命四年韶趣赴闕辭遷戶部侍郎再辭不許五年改禮部侍郎辭詔不允今所在州軍護遣至闕嵩之遣人謂韶曰毋言濟卽宮媪國本韶不答上疏曰臣生長淳熙初猶及見渡江盛時民生富樂吏治修舉事變少異政歸私門紹定之末元氣索矣端平更化陛下初

意豈不甚美國事日壞其人或罷或死莫有為陛下
任其青者考論至是天下事豈非陛下所當自任而
力為乎左氏載史墨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
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
威福自己誰得而盜之哉舍此不為悠悠玩愒乃幾
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蓋以世卿諷嵩之也疏出
嵩之不悅曰治春秋人下語毒當是時杜範亦在列
二人廉直中外稱為李杜兼侍講累辭兼國史編修
實錄檢討辭遷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三辭不許淳
祐二年疏言道揆之地愛善類不勝於愛爵祿畏公
議不勝於畏權勢陛下以腹心寄之大臣大臣以腹
心寄之一二都司恐不能周天下之慮故以之用人
則能用其所知豈能用其所不知以之守法則能守
其所不與必不能守於其所欲與又及濟王國本宮
媼三上疏乞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辭乞畀祠
不許既歸三辭仍舊職提舉鴻慶宮淳祐元年詔被
召再辭詔本州通判從赴闕遷禮部侍郎三辭遷權
禮部尚書復三辭不許入見疏曰陛下改畀正權並
進時望天下孰不延頸以覲大治臣竊窺之恐猶前
日也君子小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急小利然

後君子有以自見不惡開過不諱盡言然後小人無以自託不然治亂安危反覆手爾又曰陛下所謀者嬪妃近習所信者貴戚近親按改和令諸國戚命婦若女冠尼不因太禮等輒求入內者許臺諫覺察彈奏乞申嚴禁廷之籍以絕天下之謗世臣貴戚牽聯並進何示人以不廣也借曰以才選他時萬一有非才者援是以來進將何以抑之耶又曰今土地日蹙者未及人民喪敗者未復兵財止有此數旦旦而理之不過推剝州縣朘削里閭就使韓白復生桑孔繼出能為陛下強兵理財何補治亂安危之數徒使國家負不韙之名况議論紛然賢者不過苟容而去不肖者反因是以媒其其身忠言至計之不行淺功末利之是計此君子小人進退機括所係何不思之甚也又曰聞之道踞德音每下昆蟲草木咸被潤澤恩獨不及於一枯齒威斷出自公卿大夫莫敢後先令獨不行於一老嫗小大之臣積勞受爵皆得以延于世而國儲君副社稷所賴以靈長獨不蚤計而預定又疏乞還不許兼侍讀三辭不許又三疏乞歸擢翰林學士兼知制誥兼侍讀不拜詔不許又三辭不許嵩之服除有卿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昂

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列嵩之甚峻詔落職予祠詔
同從官抗疏曰臣等謹按春秋桓公五年書蔡人衛
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之初無君無親者莫甚於鄭
莊二百四十二年之經未有云王伐國者而書王書
伐以見鄭之無王而天王所當聲罪以致討未有書
諸侯從王以伐者而書三國從王伐鄭又見諸侯莫
從王以伐罪而三國之微者獨至不足伸天王之義
初不聞以其嘗為王卿士而薄其伐今陛下不能正
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
子以討有罪皆春秋所不赦乞斷以春秋之義亟賜
裁處詔嵩之勒令致仕既而嵩之進觀文殿大學士
韶上疏爭之甚力未幾琰昂英他有所論列並罷言
職韶復上疏留之七年韶十上疏去以端明殿學
士提舉玉隆宮時直學士院應傑中書舍人趙汝騰
拜疏留韶內祠未報韶陛辭疏甚剴切其略曰彼此
相視莫行其志而剝裁庶政品量人物相與運於冥
冥之中者不得不他有人焉是中書之手可束而臺
諫之口可鈐朝廷之事所當力為不可枚舉皆莫有
任其責者甚非所以示四方一體統改提舉萬壽觀
兼侍讀卽出國門力辭道次三衢詔趣受命再辭仍

奉祠王隆八年被召辭不許再辭仍舊職奉祠萬壽
兼侍讀令守臣以禮趣行又辭不許九年仍奉祠王
隆十一年祠滿再任卒年七十五韶忠厚純實平粹
簡澹不溺於聲色貨利默坐一室門無雜賓云

家愿字處厚眉山人父勤國慶曆嘉祐間與從兄安
國定國並從劉巨遊與蘇軾兄弟為同門友王安石
廢春秋學勤國憤之著春秋新義熙寧元豐諸人紛
更而元祐諸賢矯枉過正勤國憂之為築室作室喻
二蘇讀之敬歎愿弱冠遊京師以廣文館進士登第
時紹聖元年也廷策進士中書侍郎李清臣擬進策

問力詆元祐之政愿答策惟以守九年之所已行者
為言時門下侍郎蘇轍以策問舉漢武帝事觸上怒
待罪愿未及知也因見轍誦所對驚喜曰故人子道
同志合猶若是也揚畏覆考專主熙寧元豐取畢漸
為第一愿遂居下第轍尋出守汝而國論大變矣元
符三年以日食求言愿時為普州樂至令應詔上書
極論時政凡萬言其大要有十一曰謹始以正本二
曰敬德以格天三曰謹好惡以防小人四曰審信任
以辨君子五曰開言路以來直諫六曰詳聽言以觀
事實七曰破黨議以存至公八曰登碩德以服天下

九曰從寬厚以盡人才十曰崇名節以厚士風疏上不報崇寧元年詔籍元祐元符上書人姓名愿以選人籍入邪下等謫監華州西嶽廟時當改京秩迄不改禁錮不調凡十年大觀四年字星出降赦黨禁解始改秩調知雙流縣通判文州郡守鄭行純憑內侍勢自恣罷蕃夷互市啟邊隙愿爭之不從徑下令復其舊守怒交章互奏俱報罷而愿以曾入黨籍謫英州酒稅量移黃州數年始予祠興元帥臣王庶薦自代通判果州靖康初左丞馮澥薦備諫列除開封府工曹京城失守不克赴高宗南渡擢知閬州會張浚

謀大舉愿謂浚厲兵足穀以俟機會浚不悅以便旨移彭州有論邊防書名曰罪言守彭之明年乞骸骨以歸卒方蘇轍之讀愿策謂愿少年能不為進取計異時當以直道聞恨不及見轍之言至是而驗淳祐間愿曾孫大西西侍講經筵回從容及之上改容嘉歎宣取所上書又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以賜愿同郡楊恂丹陵人也字信仲元豐五年登進士第元符初知廣都縣與愿同時上書語甚切直越三年亦同入黨籍邪下第五等其書以火不存

章誼字宜叟建州浦城人登崇寧四年進士第補懷

州司法叅軍歷漳台二州教授杭州通判苗劉為變
帝御樓宰臣百執事咸在人心恟恟帝問羣臣曰今
日之事何如安撫机宜時希孟輒曰乞問三軍誼越
班斥之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邪希孟却立屏息
帝嘉之事定竄希孟吉陽軍誼遷二秩擢倉部員外
郎奉使二浙貿易祠牒以濟軍用以稽遲罷未幾召
為駕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張浚宣撫陝西誼奏
自趙哲退敗事任已重處斷太專當除副使使之自
助何臬贈官誼論其折衝無謀禦敵無策乃中國招
禍之首乞寢免誼又獻戰守四策謂金人累歲南侵

我亦累歲奔走蓋謀國之臣誤陛下也此者駐蹕揚
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_俟斥候不明金人奄至踰江
而東北宰相黃潛善汪伯彥過也前年移蹕建康兵
練將勇據長江之險可守矣舟師不設二相異意金
人未至遵海而南此宰相呂頤浩過也不知今年守
戰之策安所從出執政大臣誰為陛下任此事者臣
愚謂有江海必資舟楫戰守之具有險阻必資郡縣
守禦之力有兵將必駕馭撫循不可為將帥自衛之
資有糧賦必漕運轉輸不可為盜賊侵據之用四者
各付能臣分路以辦重賞嚴罰誰敢不用命哉詔集

議明堂配享胡直孺等請合祭天地而以太祖太宗
配詛言稽之經旨則未合參之典故則未盡施之事
帝則未為簡嚴今國家既以宣祖配天於郊比周之
後稷則太祖宗宜配帝於明堂以比周之文王仁宗皇
祐二年始行明堂合祭天地並配祖宗乃一時變禮
至嘉祐七年再行宗祀已悟皇祐之非乃罷配享仍
徹地示之位故有云去並侑煩文之詔如嘉祐之詔則
太祖地示已不與祭元豐正祀典之詔則悉罷羣祀
臣等謂將來明堂大饗宜專祀昊天上帝而以太宗
配後不果行紹興二年除大理卿宰相奏知平江府

帝曰詛儒者賴其奏讞平恕使民不冤勿令補
外尋除樞吏部侍郎乞詔有司編類四選通知
之條與一司專用之法兼以前後續降指揮自
成一書如此則銓曹有可守之法姦吏無舞文
之弊書成而吏銓有所執守復改刑部侍郎兼
詳定一司敕令遷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
旨誼奏漢有南北兩屯唐有南北兩衛皆天
子自將之兵祖宗所置殿班親軍處禁門之
內皆極天下之選今日神武兵萃於五軍多
逃亡之餘市井之人殿班親軍倚以待衛者

會無千百願陛下酌漢唐南北禁衛之意修
本朝遴選班直之法選五軍及諸州各為一衛
合取萬人分為兩衛則禁衛增嚴王室大競
矣四年金遣李永壽王翊來求還劉豫之俘
及西北人在東南者又欲畫江以益劉豫時議
難之欲遣大臣為報使叅政席益以母老辭
薦誼為代加誼龍圖閣學士充軍前奉表通
問使給事中孫近副之誼至雲中與粘罕兀
室論事不少屈金人諭亟還誼曰萬里御命
兼迎兩宮必俟得請金人乃令蕭慶授書併
以風聞事責誼誼詰其所自金人以實告乃還至南
京劉豫留之以計得歸帝嘉勞之擢刑部尚書是冬
帝親征王師大捷於淮陰誼扈從還臨安遷戶部尚
書誼言祖宗設官理財內則戶部外則諸路轉運使
副東南委輸最盛則又置發運以督諸路供輸之入
皆有移用補助之法戶部仰以不乏者也今川廣荆
湖至土貢歲輸不入王府者累年矣皆發運使失職之
罪也頃因定都汴京故發運使置司真泗今駐吳會
則發運當在荆湖南北之間望討論發運置司之地
選能臣以充其任五年以疾請即除龍圖閣學士知

温州適歲大旱米斗千錢詛用劉晏招商之法置場
增直以糴米商輻湊其價自平部使者以狀聞詔遷
官一等六年移守平江時將臨幸供億繁夥詛處之
皆當於理召對賜帶笏帝曰此不足以償卿之勞其
勿謝明年移蹕建康復為戶部尚書七年帝還臨安
以詛為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大使知建康府
兼行宮留守未幾提舉亳州明道宮代還八年卒年
六十一謚忠恪初席益薦詛使金帝曰詛亦母老朕
當自諭之詛聞命略無難色戒其家人勿使母知將
行告母曰是行不數月即歸大似往年太學謁告時

爾及還母竟不知其使金也子八人駟駒駟驎駟駟
馳駟

孫道夫字太冲眉州丹稜人少貢辟雍時禁元祐學生
收蘇氏文除籍再貢入優等張浚薦於高宗召對道
夫奏願修德以回天意定都以繫人心任賢材圖
興復以雪國耻上在越浚遣道夫奏事賜出身改左
承奉即再召對言漢中前瞰三秦後蔽巴蜀孔明蔣
琬出圖關輔未有不屯漢中者今欲進兵陝右當先
經營漢中荆南東連莫會北通漢沔號用武之國晉
宋以來嘗倚為重鎮武帝亦以荆南居上流故以諸

子居之今守江當先措置荆南時至則蜀漢師出秦
關荆楚師出宛洛陛下親御六軍由淮甸與諸將會
咸陽孰能禦之上嘉紉召試館職上諭宰相自渡江
以來文氣未有如道夫者涵養二年當命為詞臣
除祕書正字權禮部郎官徽宗凶問禮儀多所草定
尋權左司員外郎上問蜀中水運陸運孰便道夫奏
水運遲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上曰外運便行之遷
校書郎出知懷安軍改知資州宣撫鄭剛中薦其治
行第一移知蜀州盜不敢入境州產綾先是守以軍
匠置機買絲虧直民病之道夫斷其機遇事明了人
目為水晶燈籠九年不遷蓋檜不樂也以吏部郎中
入對除太常少卿假禮部侍郎充賀金正旦使金將
敗盟詰秦檜存亡及関陝買馬非約道夫隨事折之
使還擢權禮部侍郎上曰卿自小官已為朕知第趙
鼎與張浚相失後蜀士仕於朝者皆為沮抑繼自今
有所見可數求對兼侍講奏敵有窺江淮意上曰朝
廷待之甚厚彼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金人身裁其
父兄而奪其位興兵豈問有名臣願預為之圖宰相
沈該不以為慮道夫每進對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
張浚忌之道夫不自安請出除知緜州致仕卒年六

十六道夫居官一意為民不可干以私仕宦三十年奉給多置書籍然性剛喜面折人之短或以此少之云

陳橐字德應紹興餘姚人登政和上舍第教授寧州以母老改台州士曹更攝天台臨海黃巖三邑易越州新昌令皆以愷悌稱呂頤浩欲授為御史約先一見橐曰宰相用人乃使之呈身耶謝不往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二年除監察御史論事不合除江西運判端昌令倖勢受賂橐首劾罷之期年所按以十數至有望風解印綬者乞歸養詔橐善撫字移知台

字不備今縣令也越

州民懷夙愛越境迎不數月稱治母喪邦人巷哭相率走行在所者千餘人請起橐詔橐清謹不擾治狀著聞其敕所在州賜錢三十萬橐力辭上謂近臣曰陳橐有古循吏風終喪以司勳郎中召累遷權刑部侍郎時檜力主和議橐疏謂金人多詐和不可信且二聖遠狩沙漠百姓肝腦塗地天下痛心疾首今天意既回兵勢漸集宜乘時掃清以雪國耻否亦當按兵嚴脩審勢而動舍此不為乃遽講和何時繫中原之望既而金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橐復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

陳橐

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為不然且金之立豫蓋
欲自為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率皆敗北金知不
足恃從而廢之豈為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
必以豫為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嘗為歲幣多寡
聽我所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
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
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騁謬悠之辭包藏禍
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以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
厲常若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為立
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
意允協人心嚮應一舉以成大勲則梓宮太后可還
祖宗疆土可復矣檜憾之橐因力請去未幾金果渝
盟除徽猷閣待制知穎昌府時河南新疆初復無
敢往者橐即日就道次壽春則穎已不守改處
州又改廣州兵興後廣東盜賊無寧歲十年九
易牧守橐盡革弊政以恩先之留鎮三年民
夷悅服初朝廷移韓京一軍屯循州會柳寇駱
科犯廣西詔遣京討之橐奏廣東累年困於寇
賊自京移屯敵稍知畏今悉軍赴廣西則廣東危矣
檜以橐為京地坐稽留機事降秩屢上章告老改婺

州請不已遂致事又十二年以疾卒于家年六十六
索博學剛介不事產業先世由廬悉推予兄弟在廣
積年四方聘幣一不入私室既謝事歸剡中僑寓僧
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王十朋為風土賦論近世會
稽人物曰杜初公之後有陳德應云

季陵字延仲處之龍泉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三遷
太學博^士論學術邪正異同長官怒譖之執政謫知
舒城縣未幾除太常寺簿遷比部員外郎高宗即位
從至揚州建炎二年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太常少卿
金人南侵帝幸杭州朝廷儀物皆委棄之陵負九廟

神主以行拜起居郎遷中書舍人三年六月淫雨詔
求直言陵言金人累歲侵軼生靈塗炭怨氣所積災
異之來固不足怪惟先格王正厥事則在我者其可
忽邪臣觀廟堂無擅命之臣惟將率之權太盛宮闈
無女謁之私惟宦寺之習未革今將帥擁兵自衛浸
成跋扈苗劉竊發勤王之師一至凌轢官吏莫敢誰
何此將帥之權太盛有以干陽也宦寺縱橫上下共
憤卒碎賊手可為戒矣此聞復召藍珪黨與相賀聞
者切齒此宦寺之習未革有以干陽也洪範休徵曰
肅時雨若謀時寒若咎徵曰狂恒雨若急恒寒若自

古天子之出必載廟主行示有尊也前日倉卒迎奉不能如禮既至錢塘置太廟於道宮薦享有闕留神御於河滸安奉後時不肅之咎臣意宗廟當之比年盜賊例許招安未幾再叛反墮其計忠臣之憤不雪赤子之寬莫報不謀之咎臣意盜賊當之道路之言謂鑿輿不久居此自臣臆度決無是事假或有之不幾於狂乎軍興以來既結保甲又改巡社既招弓手又募民兵民力竭矣而猶誅求焉不幾於急于此皆陰道太盛所致帝嘉納之時除梁揚祖為發運使給事中劉寧止言其不可乃以起居郎綦崇禮權給事中書讀陵封還錄黃時張浚為川陝等路宣撫處置使陵論其太專忤旨罷為徽猷閣待制知太平州未行落職與祠數月復職除知温州又改中書舍人皆力辭范宗尹薦其才命知臨安府復為中書舍人入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尚可恃者一大駕未有駐蹕之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朱勝非除江西帥未行陵言金人往年休士馬於燕山次年移河北又次年移京東今寓淮甸無復去意患在朝夕可謂急矣若願浩既去勝非未至金人南向兵不素

練糧不素積又不設險何以禦之臣願陛下更擇賢副預為經畫以待今日非論安危實論存亡朝謀夕行當如極溺豈可不惜分陰詔劉洪道趣往池州措置防江除戶部侍郎范宗尹嘗仕偽楚故凡受偽命者皆錄用陵因上疏願明詔宰執於罪戾中選擇實能量付以事勿因一青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為國愛人勿復言詔榜其疏於朝堂侍御史沈與求劾陵承望宰執風旨罷官提舉杭州洞霄宮紹興元年復右文殿脩撰二年詔內外官言事陵言軍興以來朝廷誥牒非疆以予民則莫售師旅糧草非疆取於民則

莫給舊例和買無本可支者久矣新行和糴能償其直幾何一遇軍興事事責辦有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和實疆取之雖名曰借其實奪之兵將衣食不取其飽煖惟其豐美器械不取其堅利取其鞏好務末勝本初無閉心賊至則偽言退保賊去則盛言收復遇敗以千為一遇勝以一為千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因循以作士氣則軍政立復徽猷閣待制帥廣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眾數千僭號作亂陵入境誘其徒令以功贖罪不旬日擒之在官三年卒年五十五贈中大夫有文集十卷陵善言事奏疏可觀

然謂凡受偽命者皆當進用君子不謂然也幸醫王繼先授榮州防禦使陵草其制時論亦以此少之



宋史記卷之一百四十五 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仇汪馮胡向趙王二陳三李傳第一百二十五

向子諱不附
由子韶

仇愈 子 陳規 子 汪若海 子 馮康國 子 陳楠 子 胡舜陟 子 向諱 子 李瑒 子

李植 子 趙開 子 李迨 子 王衣 子

仇愈

仇愈字泰然益都人大觀三年進士授汾州司法

鄧城令徙武陵令屬朝廷方調兵數十萬于燕山愈

餽饗畢給調高密丞愈攝縣事剖決如流事無淹夕

民至懷將以俟決遣州闕司錄命愈攝事既行邑

萬餘邀留至擁歸縣解時天寒皆然火警守布滿後

先愈由它道得出或追拜馬首曰公舍我去我必使

劉子諱不附
由子韶
仇愈字泰然益都人
大觀三年進士授汾州司法
鄧城令徙武陵令屬朝廷
方調兵數十萬于燕山
愈餽饗畢給調高密丞
愈攝縣事剖決如流事
無淹夕民至懷將以俟
決遣州闕司錄命愈攝
事既行邑萬餘邀留至
擁歸縣解時天寒皆然
火警守布滿後先愈由
它道得出或追拜馬首
曰公舍我去我必使

得全記

仇愈

公復來它日愈方白事郡牙忽數千人徑奪以歸守將不能遏劇寇起萊密間素聞愈名戒其黨毋犯高密境民賴以安密卒閉閤叛掠害官吏幾盡獨噀曰無警仇公南遷丁母憂服除知建昌軍入為考功員外時仕者宛轉兵間亡失告牒十常七八而銓部無案籍愬丐者真偽錯亂愈親為考覈其可據者悉責保識自上聞之行遷右司及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俄為公海制置使明守與宰相厚善給言士卒將為爰遣兵密捕統制官徐文覺之初謀縱軍剽略頃之泛海去呼曰我以仇公故不殺人不焚屋廬一城晏然猶坐削兩官主管太平觀以淮西宣撫知廬州劉麟合金兵大入民情洶懼宣撫司統制張琦者冀乘危為亂驅居民越江南走欲先脅愈出擁甲士數千突入露刃登樓揚白麾左右驚潰迫愈上馬愈徐謂曰若輩無守土責吾當以死殉國寇未至而逃人何賴焉堅不為動神色無少異琦等錯愕遽散其徒人心遂定時金人出入近境愈求援于宣撫司不報又遣其子自間道赴朝廷告急雖旌其子以官而援卒不至帝方下詔親征而詔亦不至淮甸喧言將棄兩淮為保江計愈錄詔語揭郡縣讀者至流涕咸

思自奮募廬壽兵得數百益鄉兵二千出奇復壽春
俘馘甚衆初金人圍濠旬日屬天寒馬多僵死乃悉
衆向淮東樞密使張浚方視師金陵愈以策說之曰
金重兵在淮東師老食匱若以精兵二萬一自壽陽
一自漢上徑趨舊京當不戰而退繼以大軍尾擊蔑
有不濟者昔人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猶無失時之
悔浚不能用以克復守禦功加徽猷閣待制明年宣
撫司始遣太將王德來時寇已去德謂其伍曰當事急
時吾屬無一人渡江擊賊今事平方至何面目見仇
公耶德麾下多女真渤海歸附者見愈像不覺以手
加額初宣撫司既不以一卒援諸郡但令焚積聚棄
城退保文移不絕于道又請浚督行之浚檄愈度其
宜處之愈謂殘破之餘兵食不給誠不能支敵然帥
臣任一路之責誓當死守今若委城使金人有淮西
治兵艦于巢湖必貽朝廷憂力陳不可浚躓其言而
卒全活數州之衆尋詔詣闕軍民號送之改浙東宣
撫使知明州以挫豪強獎善良為理吏受賕雖一錢
不貸姦猾斂迤州罹兵火既燬愈斥厨錢助其費進
秩一等再召進對帝親加褒諭欲留寘近密言者以
愈在郡多黜胥吏為慘酷請授外藩時峒獠未息乃

進直學士為湖南安撫使禁盜鑄錢者趣使為農物
價既平商賈遂通數月召還加寶文閣學士陝西都
轉運使時金人無故歸侵疆詭計叵測愈力陳非策
固辭不行秦檜方主和議以為異已落職以佐朝奉
郎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全州居住起知河南府未行
金人果復陷所歸郡邑如愈言迺復待制再知明州
改知平江府陞辭言我軍已習戰非復前日故劉錡
能以少擊衆敵大挫衄若乘已振之勢鼓行而前中
原可傳檄而定上嘉之以言罷提舉太平觀積官至
左朝議大夫爵益都縣伯卒贈左通議大夫愈端方

挺特自初官訖通顯無所附麗令鄧城時丞相范宗
尹方為邑子以文謁愈愈他日語其父是子公輔器
也宗尹既當國未嘗以私見愈在明州嘗欲薦一
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愈
驚曰吾為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
遂止

愈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中明法科靖康末金人入
侵殺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其徒祝進王在去為盜
犯隨郢復等州規為安陸令以勤王兵赴汴至蔡州
道梗而還會被祝進攻德安府守棄城遁父老請規攝

守事規遣射士張立率兵討進却之既而在復與進
合以迥砲石驚車攻城東規連戰敗之二人懼引衆出
建炎元年除直龍圖閣知德安府李孝義張世以步
騎數萬薄城陽稱受招規登城視其營壘曰此詐也
亟為備夜半孝義兵圍城遂大敗之與羣盜楊進相
持十八日進技窮以百人自衛抵濠上求和規出城
與交質語進感之折箭為誓而去董平引衆窺城遣
其黨李居正黃進入城求犒規斬進大破之擢祕閣
修撰尋除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賜三品服俸
遷徽猷閣待制時桑仲剽略襄漢間其副霍明屯兵

浮橋刻
作天橋

郢上規請于朝就以明守郢張浚都督行蜀道仲引
兵窺之為王彥所敗仲怒從數百騎來譙明明殺之
奔劉豫以書招規規械其使以聞李橫圍城造浮橋
填濠鼓譟臨城規帥軍民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圍
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橫遣人來願得妓女
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活一城
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濠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槍
自西門出焚橋以火牛助之湏臾皆盡橫拔砦去遷
徽猷閣直學士詔赴行在改顯謨閣直學士徙知池
州沿江安撫使入對首言鎮撫使當罷諸將跋扈請

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納之遷龍圖閣直學士改知
廬州尋又召赴行在以疾辭提舉江州太平觀復起
知德安府坐決察吏職鐫兩官金人歸河南地改知
順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會劉錡領兵赴西京
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即與
錡為死守計相與登城區畫分命諸將守四門且明
斥候募土人鄉導間諜布設粗畢金遊騎已薄城矣
金龍虎大王者提重兵踵至規躬擐甲胄與錡巡城
督戰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復以步兵邀擊溺于河
者甚衆規曰敵志屢挫必思出奇困我不若潛兵斫

營使彼晝夜不得休可養吾銳也錡然之劫其砦殲
兵甚衆金人告急於兀朮規大饗將士酒半問曰兀
朮擁精兵且至策將安出諸將或謂今已累捷宜乘
勢全師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止欲為緩急用
况屢挫其鋒軍聲稍振規已分一死進亦死退亦死
不如進為忠也錡叱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
汝曹邪已而兀朮至親循城責諸酋用兵之失衆曰
南兵非昔比兀朮下令晨會食府庭且折箭為誓并
兵十餘萬攻城自將鉄浮屠軍三千遊擊規與錡行
城勉激諸將流矢及衣無懼色軍殊死鬪時方劇暑

規謂錡毋多出軍第更隊易器以逸制勞蔑不勝矣
每清晨輒堅壁不出伺金兵暴烈日中至未申氣疲
則城中兵爭奮斬獲無算兀术宵遁錡奏功詔褒諭
之遷樞密直學士規初至順昌即廣糴粟麥實倉廩
會計議司移粟赴河土規請以金帛代輸至是得其
用成錡功者食足故也移知廬州兼淮西安撫既至
疾作有旨修郡城規在告吏抱文書入卧内規力疾
起曰帥事机宜董之郡城通判董之語畢而卒年七
十贈右正議大夫有攻守方略傳于世初規守德安
時嘗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倣古屯田之制合射士民
兵分地耕墾軍士所屯之田皆相險隘立堡砦寇至
則堡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皆分半以耕屯
田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麥豆
各五升滿三年無逋輸給為永業流民日歸者以田
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皆
不更置官吏條列以聞詔嘉獎之仍下其法於諸鎮
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使有威毅者惟規而已規端
毅寡言笑然待人和易以忠義自許尤好振施家無
贏財嘗為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恠而詢之乃雲
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即報

女奩嫁之聞者感泣規功名與諸將等而位不酬勞
時共惜之乾道八年詔刻規德安守城錄頒天下為
諸守將法立廟德安賜額賢守追封忠利侯後加封
智敏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未冠遊京師入太學靖康元年
金人侵擾朝廷下詔求知兵者若海應詔未三刻而
文成擢高等時已割河北地其年冬再犯京師若海
謂河北國家重地當用河北以攬天下之權不可怯
懦以自守閉閤養敵坐受其敝屬康王起兵相州乃
上書樞密曹輔請立王為大元帥擁兵鎮撫河北以
倚金人之後則京城之圍自解輔大喜即以其書進
欽宗用為叅謀遣如康王所宰相何栗執異議以道
梗為辭不果遣京城失守若海為書獻粘罕請存趙
氏縋而出謁康王於濟州謂神器久虛異姓僭竊宜
蚤即位以圖中興一日間三被頌問補修職郎克帳
前差使高宗既即位推恩改承奉郎遷江南經制使
轉承事郎監登聞檢院五府交辟改屬右府朝廷以
張浚宣撫州陝議未決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
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
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迺注見浚極談

終日浚大驚辟以自隨以親老辭繼論軍食迂執政
通判沅州以讒奪籍謫英州道出臨川時節制江夏
軍馬李允文擁衆數十萬跋扈不用命朝廷命招討
使張俊屯江西叅謀官湯東野與若海故得若海道
中喜甚謂曰李允文懷反側非君莫能開其自新若
海即馳往諭以逆順允文即舉軍東下若海復為書
招其徒張用曾成李宏馬友同歸朝廷用一見以其
衆二十萬解甲效順惟成疑貳有他志若海移書責之
成怒將殺若海若海夜宿王林軍帳以計得林軍印
遂奪其衆五千人翼日成遂遁若海遺宏書使刺成
以自歸宏得書圖成而力不勝復走長沙刺友羣盜
解散若海遂以林五千人歸招討使張俊俊乃班師
凱旋軍容愈盛時朝廷方出師若海以為國家者當
化盜賊為我用不可失英雄為國患曰歛平寇策朝
廷悉用之其後李宏為劉忠所并死長沙劉忠為韓
世忠所破走劉豫曾成走廣而復降湖湘遂安尋復
承務郎監潭州南岳廟通判辰州紹興九年復三京
祇謁陵寢事還以前功旬月四遷至承議郎通判順
昌府金人奄至劉錡衆不滿三萬遣人丐援于朝無
敢往者若海毅然請行具述錡明方略善用兵以偏

師濟之必有成功朝廷從之金兵果敗去辟淮北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拓臯之役復以勞兩轉至朝散郎通判洪州未上丁內艱服除添差通判信州秩滿遷湖北帥司叅議知道州陞辭得對上曰久不見卿卿向安在授直秘閣知江州丁父憂時方經略中原朝廷議起若海而若海死矣若海豁達高亮深沈有度耻為世俗章句學為文立就蹈厲風發高宗嘗以片紙書若海名諭浚曰似此人射卿宜收拾會浚去國不果召

馮康馮康國字元通本名轄遂寧府人為太學生負氣節

建炎中高宗次杭州禮部侍郎張浚以御營參贊軍事留平江苗劉作亂浚外倡帥諸將合兵致討念傳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時轄客浚所慷慨請行浚遣之至杭說傳正彥曰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若誅鋤必受禍今二公一旦為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主上春秋鼎盛天下不聞其過豈可遽傳位于襁褓之子且前日名為傳位其實廢立二公本心為國柰何以此負謗天下傳按劍怒轄辭氣不屈正彥乃善諭之曰張侍郎欲復辟固善然須用面議乃遣轄還浚復遣轄移書傳等告以禍福使故

既又復傳書誦言其罪輜至傳黨馬柔吉誅之曰昨
張侍郎書不委曲二公大怒已發兵出杭矣君尚敢
來耶輜曰畏則不來來則不畏王世修欲拘苗輜會
浚謬為書遺輜云適有客自杭來方知二公於社稷
初無不利之心甚悔前書之輕易也傳等見之喜輜
得免俄勤王之兵大集傳等始懼輜知其可動乃說
宰相未勝非以今日之事當以淵聖皇帝為主睿聖
皇帝宜復為大元帥少主為皇太姪太后垂簾勝非
令與傳正彥議皆許諾輜又請褒傳正彥如趙普故
事遂皆賜鐵券詔補輜奉議郎守兵部員外郎賜五
品服更名康國帝反正以張浚宣撫川陝浚辟康國
主管機宜文字浚至蜀遣康國入奏事詔進兩官為
尚荆湖宣諭使康國之行也上幸浙東不暇降詔旨
康國以自意為之言者劾以擅造制書坐貶秩二等
紹興三年浚召還與康國俱赴行在浚既黜御史常
同因論康國罷之起知萬州湖北轉運判官浚相入
為都官員外郎康國言四川稅色祖宗以來正稅重
者科折輕正稅輕者科折重科折權衡與稅平准故
無偏重近年監司總漕悉改舊法取數務多失業逃
亡皆由於此盍從舊法詔以其言下四川憲司察不

法者又言蜀苦陸運當諭吳玠非防秋月分兵就糧
兼選守牧治梁洋招集流散耕鑿就緒則漕運可省
此保蜀之良策也浚去康國乞補外趙鼎言於帝曰
自張浚罷蜀士不自安今留者十餘人臣恐臺諫以
俊故有論列望陛下察之帝曰朝廷用人止當論其
才與否耳頃臺諫好以朋黨論士大夫如罷一宰相
則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乃朝廷使之為朋
黨非所以愛人才厚風俗也遷右司員外郎除直顯
謨閣知夔州丁母憂起復撫諭吳玠軍除都大主管
州陝茶馬卒

陳^三桷字季壬溫州平陽人以上舍貢辟雍政和二年
廷對第三授文林郎冀州兵曹參軍累遷尚書虞部
員外郎政和七年提點福建路刑獄福州調防秋兵
資糧不滿望遷殺帥臣闔城震駭桷入亂兵中諭以
禍福賊氣沮邀桷奏帥臣自斃桷詭從其請間道馳
奏以前奏不實待罪朝廷以桷知變釋之叛兵既調
行迺道追殺首惡二十餘人一方以安建炎四年復
除福建路提刑尋以疾乞祠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
三年召為金部員外郎遷郎中除太常少卿五年除
直龍圖閣知泉州明年改兩浙西路提刑乞置鄉縣

三老以厚風俗凡宮室車馬衣服器械定為差等重
侈靡之禁八年遷福建路轉運副使十年復召為太
常少卿適編類徽宗御書成詔藏敷文閣楠以為舊
制自龍圖至徽猷皆設學士待制雜壓著令龍圖在
朝請大夫之上至徽猷在承議郎之上每閣相去稍
遠議者疑其不倫直敷文閣者綴徽猷則與諸閣小
異降之則班列太卑欲參酌取中並為一列不必相
遠庶幾名位有倫仰稱陛下嚴奉祖宗謨訓之意十
一年除權禮部侍郎賜三品服普安郡王出閣奉詔
與吏部太常寺討論典故楠等議以國本未立宜厚
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閣禮例上之或以為
太重詔以不詳具典故懷姦附麗與吏部尚書吳表
臣禮部尚書蘇符即官方雲翼丁仲寧太常屬王普
蘇籍並罷尋以楠提舉江州太平觀十五年知襄陽
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襄漢兵火之餘民物凋瘵楠
請于朝以今之戶數視承平時纔二十之一而賦須
尚多乞重行蠲減明年金房兵叛楠遣將平之而後
以聞以疾乞祠除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二十四年改知廣州充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未至
而卒年六十四楠寬洪醞籍以誠接物而恬於榮利

當秦擢用事以永嘉為寓里士之夤緣攀附者無不
躡登顯要柄以立螭之舊為人主所知出入頓挫晚
由奉太常少卿擢權小宗伯復以議禮不阿忤意遽
罷其節有足稱自號無相居士有文集十六卷子汝
揖汝賢汝諧孫峴以詞學擢第官中書舍人直學士
院

字胡舜陟字汝明徽州績溪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歷
州縣官為監察御史奏御史以言為職故自唐至本
朝皆論時事擊官邪與殿中侍御史同崇寧間大臣
欲便已遂變祖宗成憲南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多

事之時以開言路為急乞下本臺增入監察御史言
事之文以復祖宗之制以內艱去服闋再為監察御
史奏河北金兵已遁備禦尤不可不講欽宗即位首
言今日戎寇侵陵國勢危蹙豈可坐以待亡者湯武
高光得賢為輔故成帝王之業今陛下所用皆非其
人唐恪俗吏耿南仲腐儒何奩狂生聶昌凶人李回
差勝亦迂濶獨陳過庭孫傳忠直然又非經濟手今
欲轉敗為功惟擇任人才是先又言今結成邊患幾
傾社稷自歸明官趙良嗣始請戮之以快天下遂誅
良嗣遷侍御史奏向者晁說之乞皇太子講經論語

間日讀爾雅而廢孟子夫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願詔東宮官遵舊制先讀論語次讀孟子又奏涪陵譙定受易於郭雍究極象數逆知人事洞曉諸葛亮八陣法宜厚禮招之高宗即位舜陟論宰相李綱之罪帝不聽言者論其掌事偽廷除集英殿修撰知廬州時淮西盜賊充斥廬人震恐日具舟楫為南渡計舜陟至修城治戰具人心始安冀州雲騎卒孫琪聚兵為盜號一海蝦至廬舜陟乘城拒守琪邀資糧舜陟不與衆請以粟遺之舜陟曰吾非有所愛顧賊心無厭與之則示弱彼無能為也乃時出

兵擊其抄掠者琪宵遁濟南僧劉文舜聚黨保舒州投子山縱剽舜陟遣介使招降之時丁進李勝盜蘄壽間舜陟遣文舜破之張遇自濠州奄至梁縣舜陟使毀竹里橋伏兵河西伺其半渡擊敗之又請以身守江北以護行官帝壯其言擢徽猷閣待制充淮西制置使以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充沿江都置制使踰年改知臨安府復為徽猷閣待制充京畿數路宣撫使尋罷遷廬壽鎮撫使改淮西安撫使至廬州潰兵王全與其徒來降舜陟散材發粟流民漸歸改知靜江府詔措置市戰馬御史中丞常同劾罷之後十

八年復為廣西經略以知邕州俞僖有賊為運副呂源所按事連舜陟提舉太平觀先是舜陟與源有隙舜陟因討柳賊劾源沮軍事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受金盜馬非訛朝政檜素惡舜陟入其說奏遣大理寺官袁桷燕仰之往推劾居兩旬辭不服死獄中舜陟有惠愛邦人聞其死為之哭妻江氏訴于朝詔通判德慶府洪元英寃實元英言舜陟受金盜馬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帝謂檜曰舜陟從官又罪不至死勘官不可不懲遂送桷仰之吏部

三子向子諲字伯恭臨江人敏中玄孫欽聖憲肅皇后再

從姪也元符三年以后復辟恩補假承奉郎三遷知開封府咸平縣豪民席勢犯法獄具上尹盛章方以獄空覲賞却不受子諲以聞詔許自論決章大怒劾以他事勒停宣和初復官除江淮發運司主管文字淮南仍歲旱漕不通有欲濬河與江淮平者內侍主其議無敢可否發運司檄子諲行子諲言自江至淮數百里河高江淮數丈而欲濬之使平決不可曩有司三日一啟閘復作澳儲水故水不乏比年行直遠之法加以應奉往來啟閉無節堰閘率不存今復故制嚴禁約則無患使者用其言漕復通進秩一等召

對除淮南轉運判官入為右司員外郎不就以直祕閣為京畿轉運副使尋兼發運副使康王次濟州子諲遣進士李植獻金帛及本司錢穀之在濟州者以助軍費張邦昌僭位遣人持勅書往廬州問其家安否子諲檄郡守馮詢提舉范仲使拘之以俟王命邦昌又使其甥劉達賫手書來子諲不啟封焚之繫達于獄遷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使九月子諲罷以素為李綱所善故黃潛善斥之明年起知襲慶府道梗不能赴初邦昌為平章軍國事子諲乞致仕避之坐言者降三官起復知潭州禁卒為亂縱火掠市出瀏

陽縣子諲遣通判孟彥卿等追及攸縣平之金人破江西移兵湖南子諲聞警報率軍民以死守金人圍八日登城縱火子諲率官吏奪南楚門遁城陷坐敵至失守落職罷轉運副使賈收言子諲督兵巷戰又收潰卒復入治事帝亦以子諲與他守臣望風遁者殊科詔復職紹興元年移鄂州主管荆湖東路安撫司劇盜曹成據攸縣子諲軍于安仁遣使招之成聽命子諲又遣將西扼衡陽南守宜章成遠巡不敢南向者百餘日諸郡遂得割獲既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已擁衆而南子諲率親兵拒之會官軍潰度不

可過單騎入賊中招諭成不服執子諲歸會宣撫司
都統制馬廣遣人持吳敏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子
諲詔提舉江州太平觀起知廣州時恐賊度嶺故就
用子諲守之又以言者罷遂致仕尋起知江州改江
東轉運使進祕閣修撰江東當餽劉光世軍適劉豫
入寇光世軍合肥以乏餉告亟退師子諲馳至合肥
具見糧以聞且以大義責光世光世乃故勗進襲劉
麟走之進徽猷閣待制徙兩浙路為都轉運使除戶
部侍郎入見論京都舊事頗及珍玩起居即潘良貴
故善子諲聞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奏金國報聘及奠
朱震事反復良久良貴徑至榻前厲聲叱之曰子諲
不宜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諲欲退上謂良貴曰
是朕問之也又諭子諲款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
叱之退者再上色變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言良貴
無罪願許子諲補外上併怒同張九成言士大夫所
以嘉子諲者以其能春春於善類今以子諲故遂柱
史又遂中同非所以愛子諲也上意稍解批論同同
言不已於是三人俱罷子諲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
江府金使議和將入境子諲不肯拜金詔乃上章言
自古人主屈已和戎未聞甚於此時宜却勿受忤檜

意乃致仕子諲相家子能修飾自見於時初漕淮南
時張邦昌偽詔至虹縣令已下迎拜宣讀如常式獨
武尉徐端益不拜而走事定子諲言於朝易端益文
資退閒十五年號所居曰薌林卒年六十八於時有
向子韶者亦神宗后再從姪也字和卿登元符三年
進士第特恩改承事即授荆南府節度判官累官至
京東轉運副使屬郡郭奉世進萬緡羨餘戶部聶昌
請賞之以歡天下子韶劾奉世且言近臣首開聚斂
之端寢不可長士論韙之以父憂免起復知淮寧府
建炎二年金人犯淮寧子韶率諸弟城守諭士民曰
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時有東兵
四千入第三將岳景綬欲棄城率軍民走行在子韶不
從景綬引兵迎敵而死金人晝夜攻城子韶親擐甲
胄冒矢石遣其子率赴宗澤乞援兵未至城陷子韶
率軍民巷戰力屈為所執金人坐城上欲降之酌酒
於前左右却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戟手責罵金人
殺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襄朝請即子家等與闔門皆
遇害惟一子鴻六歲得存事聞再贈通議大夫官其
家六人後謚忠毅初金人至淮寧府楊時聞之曰子
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者云

李璆字西美汴人登政和中進士第調陳州教授入
為國子博士出知房州宣和三年廷議將取燕璆聞
之曰百辟卿鄉士一倡共和國家安危其幾在是上疏
切諫謂太祖以聖武得天下將士皆百戰之餘以是
而取燕雲宜易為力然趙普輩無敢贊其決者蓋識
天下大勢且重民命故也今承太平之業父老幸不
識兵雖不得燕雲地何關於漢疏奏不省及燕既平
責監英州清溪鎮明年赦還為郎尋試中書舍人建
言元祐名臣子孫久被廢錮宜少寬之宦官譚稹出
師河北以無功廢將復進用璆不肯書行會山東盜

起州縣不能制至河北無見糧軍士洶洶璆條奏十
事忤大臣意罷紹興四年以集英殿修撰知吉州江
西兵素剽悍璆始視事有相挺為亂者璆亟捕誅首
謀而撫循其餘境內遂安累遷徽猷閣直學士四川
安撫制置使成都舊城多圯璆至首命修築俄水大
至民賴以安三江有堰可以下灌肩田百萬頃久廢
弗修田萊以荒璆率成都刺史合力修復竟受其利
眉人感之繪像祠于堰所間遭歲饑民徒發倉振活
無百萬家治蜀之政多一紀有清溪集二十卷

李植字元直泗州臨淮人幼明敏篤學兩舉于鄉從

父中行客蘇軾門太史晁無咎見之曰此國士也以
女妻焉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
諲轉運京畿時羣盜四起餉道阨絕環視左右無足
遣者有以植薦遂借補迪功即使督四百艘總押犒
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
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王駐師鉅野聞東南一
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王
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壁豈特軍餉而已
承制授承直郎留之幕府植三上表勸進願蚤正大
寶以定人心以應天意三降手札獎諭植感激知遇
言無不盡為汪卞所忌康王既即位為東南發運司
幹辦公事尋以奉議郎知湘陰縣經楊么蕩析植披
荆棘立縣治發廩粟振困乏專以撫摩為急丞相張
浚督師江上知植才薦為朝奉郎鄂州通判大盜馬
友孔彥舟未平植請修戰艦習水戰分軍馬為左右
翼大破彥舟伏兵誅馬友二盜平浚以破賊功上於
朝轉朝奉大夫通判荆南府除尚書戶部員外郎時
秦檜當國凡帥府舊僚率皆屏黜浚亦去國植即丐
祠奉親寓居長沙之醴陵十有九年杜門不仕檜死
子諲以戶部尚書居邇列語及龍飛舊事識植姓名

除戶部郎中召植始又見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
用以母老辭願便養除知桂陽軍丁母憂服闋叅政
錢端禮薦知瓊州陞辭帝慨然曰卿老矣瓊管遠在
海外改知徽州徽俗崇尚淫祠植首以息邪說正人
心為事民俗為變轉朝請大夫直祕閣改知鎮江府
遷江淮荆湘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公事踰年金人敗
盟朝廷將大舉以植漕運有才畧授直敷文閣京西
河北路計度轉運使植措畫有方廷議倚重乾道元
年遷提刑江西二年直寶文閣江南東路轉運使兼
知建康府兼本路安撫使主管行宮留守司事以太

府卿召有疾不克上道遂以中奉大夫寶文閣學士
致仕還湘時胡安國父子家南_岳下劉錡家湘潭相
與往還講論言及國事必憂形于色始終以和議為
恨年七十有六卒有文集十卷題曰臨淮集廬陵胡
銓為之序謚忠襄子五人汝虞知柘源縣汝士朝奉
大夫知黃州汝士_工知昌化軍

趙開字應祥普州安居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大觀
二年權辟_癘正宣和初除禮制局校正檢閱官數月
局罷出知鄆陵縣七年除講議司檢詳官開善心計
自檢詳罷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奏罷宣和六年所

增上供認額綱布十萬匹減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水
脚錢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鹽
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指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
科等實數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竄寄嘗言財
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
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事理自別立官名本末難詰
故國用愈窘併廢以還漕司則利害可以叅究而無
牽掣窒礙之患矣因指陳榷茶買馬五害朝廷是其
言即擢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時建炎
二年也於是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參酌
政和二年東京都茶務所朔條約印給茶引使茶商
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改成都舊買賣茶場為合同
場買引所仍於合同場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與
茶必相隨茶戶或十或五共為一保并籍定茶鋪姓
名互察影帶販鬻者凡買茶引每一斤春為錢七十
夏五十舊所輸市例頭子錢並依舊茶所過每一斤
征一錢往往征一錢半其合同場監官除驗引秤茶封
記發放外無得干預茶商茶戶交易事舊制買馬及
三千匹者轉一官此但以所買數推賞往往有一任
轉數官者開奏請推賞必以馬到京實收數為格或

死於道黜降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素知開善理財即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推貸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己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使賣供給酒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三千并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推成都府法於秦州置錢引務與州鼓鑄銅錢官買銀緡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為市於一千并五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削法既流通民以為便初錢引兩科通行總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印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宣司獲偽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偽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為真黜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

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最後又變鹽法其法實視大觀東南東北鹽鈔條約置合同場鹽市與茶法大抵相類鹽引每一斤納錢二十五土產稅及曾添等共納九錢四分所過每斤征錢七分位征一錢五分若以錢引折納別輸稱提勘合錢共六十初變權法怨詈四起至是開復議更鹽法言者遂奏其不便乞罷之以安遠民且曰如謂大臣建設務全事體必須更制即乞劄與張浚照會詔以其章示浚浚不為變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食貨美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資若有餘吳玠為四川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盈虛未嘗問惟一切以軍朝趨辦與開異趣玠數以餉饋不繼訴于朝開亦自劾丐去朝廷未許迺特置四川安撫制置大使之名命席益為之益前執政詔位宣撫司上朝論恐未安仍詔張浚_浚視師荆襄川陝六年罷宣撫司玠仍以宣撫治兵事軍馬聽玠移撥錢物則委開拘收尋除開徽猷閣待制加玠兩鎮節鉞復降旨都轉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繫街成都潼川兩路漕臣與都轉運使坐應副軍支錢物愆期各貶二秩朝

廷故抑揚之使之交解間隙趣辦餉饋也而開復與
席益不和抗疏乞將舊米宣撫司年計應副軍期不
許他司分擘支用又指陳宣撫司截都漕運司錢就
果閭糴米非是又言應副吳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為
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七千餘緡五年視四年又增
四百二十萬五千餘緡蜀今公私俱困四向無所取
給事屬危急實甚可憂乞許以茶馬司奏計詣闕下
盡所欲言朝廷既知開與玠及席益有隙乃詔開赴
行在以李迨代之會疾作不行提舉江州太平觀七
年復右文殿脩撰都大主管川陝茶馬開已病累疏

丐去詔從所乞提舉太平觀十一年卒

李迨李迨東平人也曾祖參仕至尚書右丞迨未冠入太

學因居開封以蔭補官初調渤海尉累遷通判濟州

時高宗以大元帥過濟守自以才不及遜迨行州事

迨應辦軍須無闕會大元帥府勸進乘輿儀物皆未

備迨諳典故裁定其制不日而辦上深嘆賞即除隨

軍輦運上即位於南京授山東輦運改金部即從駕

至維揚敵猝犯行在即取金部籍有關於國家經賦

之大者載以行及上于鎮江時建炎三年二月也宰

相呂頤浩言于上即日召見未幾丁父喪詔起復以

中散大夫直龍圖閣為御營使司參議官兼措置軍
前財用苗劉叛呂頤浩張浚集勤王之師迨流涕謂
諸將曰君第行無慮軍食師行所至食皆先具事平
同趙哲等入對上慰勞之詔轉三官辭不拜除權戶
部侍郎四年加顯謨閣待制為淮南江浙荆湖等路
制置發運使尋以軍旅甫定乞持餘服詔許之紹興
二年知筠州明年移信州尋提舉江州太平觀五年
十月以舊職除兩浙路轉運使言祖宗都大梁歲漕
東南六百餘萬斛而六路之民無飛挽之擾蓋所運
者官舟所役者兵卒故也今駐蹕浙右漕運地里不
若中都之遠而公私苦之何也以所用之舟太半取
於民間徃徃鑿井沉船以避其役如溫明虔吉州等
處所置造船場乞委逐州守臣措置置募兵卒牽挽使
臣管押庶害不及民可以漸復漕運舊制詔工部措
置尋加徽猷閣直學士遷龍圖閣直學士為四川都
轉運使兼提舉成都等路茶事并提舉陝西等路買
馬自熙豐以來始即熙秦戎黎等州置場買馬而川
茶通於永興四路故成都府秦州皆有榷茶司至是
閔陝既失迨請合為一司名都大提舉茶馬司以省
冗費從之踰年詔迨以每歲收支之數具旁通駟奏

迨乃考其本末具奏曰紹興四年所收錢物三千三百四十二萬餘緡此所支圍一千萬餘緡五年收三千六十萬緡此所支

一千萬餘緡六年未見七年所收三千六百六十萬餘緡此所支闕一百六十一萬餘緡自來遇歲計有闕即添支錢引補助紹興四年添印五百七十六萬道五年添印二百萬道六年添印六百萬道見今沈料太多引價頓落綠此未曾添印兼歲收錢物內有上供進奉等窠名一千五百九十九萬係四川歲入舊額其勸論論激賞等項窠名錢物共二千六十八萬係軍興後來歲入所增此舊額已過倍其取於民可

謂重矣臣嘗考劉晏傳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萬而管權居其半今四川權鹽權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過於晏所權多矣諸窠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彼以一千二百萬贍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贍川陝一軍而不足又如折估及正色未一項通計二百六十五萬石止以紹興六年朝廷取會官兵數計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二百六十五萬石米之理數內官員一萬一千七員軍兵五萬七百四十九人官員之數約計六分之一軍兵請給錢比官員請給不及十分之一即是况

濫在官員不在軍兵也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之雖是寬剩亦未敢除減此朝廷不可不知也蜀人所苦甚者糴買般運也蓋糴買不科敷則不能集其事苟科敷則不能無擾般運事稍緩則船戶獨受其弊急則稅戶皆被其害欲省漕運莫如此田漢中之地約收二十五萬餘石若將一半充不係水運去處歲計以米一半對減川路糴買般發歲計米亦可少寬民力兼臣已委官於興元洋州就糴長麥五十萬石岷州款就糴二十萬石兼用營田所收一半之數十二萬石三項共計五十七萬石每年水運應付閬利州以東計米五十八萬石若得此三項可盡數免川路糴買般運此乃恤民之實惠守邊之良策也降詔獎諭以與吳玠不合與祠九年金人歸我三京命迨為京畿都轉運使孟庾時為權東京留守潛通北使迨察其隱庾誣訟于朝且使人告迨曰此人以兵至矣迨曰吾家食國家祿二百年荷陛下重任萬死不足報老矣豈能下穹廬之拜乎首可斷而膝不可屈也如果然吾將極罵以死告者悚然而去降聖節庾失於行禮為迨所持庾自劾迨因此求罷去乃落職與祠歸而庾以京師降於金迨尋復龍圖閣待制

知洪州十六年以疾丐祠十八年卒

王^三衣字子裳濟南歷城人以門蔭仕中明法科歷深

冀二州法曹掾入為大理評事^升寺止林靈素得幸將
毀釋氏以逞其私襄州僧杜德寶毀體然香有司觀
望靈素意捕以聞衣閱之曰律自傷者杖而已靈素
求內批坐以害風教竄流之停衣官尋子祠為陝西
都轉運司主管文字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通判
襲慶府知濠州未行召為刑部員外郎建炎初為司
勳郎中遷大理少卿三年韓世忠執苗傅劉正彥獻
俘檻車幾百兩先付大理獄將盡尸諸市衣奏曰此

曹在律當誅顧其中婦女有顧買及鹵掠以從者高
宗矍然曰卿言極是朕慮不及此也即詔自傳正彥
妻子外皆釋之范瓊有罪下大理寺衣奉詔鞠之瓊
不伏衣責以靖康圍城中逼遷上皇擅殺吳革迎立
張邦昌事瓊稱死罪衣顧吏曰囚詞服矣遂賜死釋
其親屬將佐四年遷大理卿初帶御器械王球為龍
德宮都監盡盜本宮寶玉器玩事覺帝大怒欲誅之
衣曰球固可殺然非其所隱匿則盡為敵有何從復
歸國家乎乃寬之先是可^百司愆戾付寺劾之至三問
取伏狀被劾者懼對莫敢辨衣奏曰伏與辨二事也

若一切取伏是以威迫之不使自直非法意也乞三問未承者聽辨從之同詳定一司勅令刪雜犯死罪四十七條書成帝嘉其議法詳明紹興元年擢刑部侍郎二年除集英殿修撰奉祠既而趙令時應詔薦之復召為刑部侍郎為言者所格四年卒於家衣質直和易持法不阿議者賢之

校

宋史記卷之一百四十六

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三張辛鄧衛常二陳程傳第一百二十六

常同下有常樹

張甯

辛炳

鄧肅

衛膚敏

陳公輔

常同

張致遠

陳淵

程俱

張嶠

張甯字柔直福州人舉進士時蔡京當國求善訓子

弟者甯適到部京族子應之以甯薦甯再三辭不獲遂即館京亦未暇與之接甯嚴毅意度凝然諸生已不能堪忽謂之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而問曰甯聞先生教令讀書徐行未聞教以走也甯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

庶可逃死爾諸子大驚亟告京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卽見鬻深譖鬻慷慨言曰宗廟社稷危在旦夕京歛容問計鬻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為第一義爾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時薦於是召時鬻後守南劔州遷福建路轉運判官未行會范汝為陷建州遣葉徹擁衆寇南劔時統制官任士安駐軍城西不肯力戰鬻獨率州兵與之戰分為數隊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多具飯將戰則食第一隊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隊人度所遣兵力將困卽遣第三隊人往代第四至五六隊亦如之更迭交戰士卒飽而力不之徹中流矢死衆敗走鬻知士安懼無功卽函徹首與之州兵皆憤鬻曰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力不能破也士安得之大喜遂馳報諸司謂已斬徹未幾徹二子聲言復父讎縞素來攻於是士安與州兵夾攻大敗之城賴以全舟知處州嘗欲造大舟幕僚不能計其直鬻教以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又欲築紹興園神廟垣召匠計之云費八萬縵鬻教之自築一丈長約算之可直二萬卽以二萬與匠者董役內官無所得乃奏紹興空乏難濟太后遂自出

錢費三十二萬緡以直龍圖閣知處州蕩平餘寇進
祕閣脩撰卒後廟食邵武

辛炳字如晦福州侯官縣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累

官至監察御史兼樞殿中侍御史先是蔡京廢發運
司轉般倉為直達綱舟入率侵盜沈舟而遁戶部受
虛數人畏京莫敢言炳極疏其弊且以變法後兩歲
所得之數較常歲虧欠一百三十有二萬支益廣而
入寢微乞下有司計度徽宗以問京京怒以炳為沮
撓責監南劔州新豐場尋提舉洞霄宮起知袁州移
無為軍靖康初召為兵部員外郎高宗即位除左司

員外郎辭未幾起直龍圖閣知潭州明年張浚調兵
潭州以炳懦弱不能罷之尋以起居舍人召辭紹興
二年復以侍御史召首言今日公道壅塞風俗頹薄
連䟽三省所行乖失數十事請諭大臣勿廢都堂公
見之禮時福建八州添差至百八十餘員炳言艱危
多事之時冗官當罷從之蘇湖地震下詔求言炳言
大臣無畏天之心何事不可為其言甚峻由是宰執
呂頤浩居家待罪炳劾罷頤浩知樞密院事張浚召
起行在炳論其敗事誤國浚坐落職除御史中丞時
方遣使議和炳力言金人無信和議不可恃宜講求

守禦攻戰之策以疾請外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漳州未赴而卒詔炳任中執法操行清修今其云亡貧無以葬賜銀帛賻其家贈通議大夫

鄧肅字志宏南劍沙縣人少警敏能文美風儀善談

論李綱見而竒之相倡和為忘年交居父喪哀毀踰禮芝產其廬入太學時東南貢花石綱肅作詩十一章言守令搜求擾民用事者見之屏出學欽宗嗣位召對便殿補承務郎授鴻臚寺簿金大犯闕肅被命詣敵營留五十日而還張邦昌僭位肅義不屈奔赴南京擢左正言先是朝廷賜金國帛一千萬肅在其

營密覘均與將士之數大約不過八萬人至是為上言之且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已轉數官或尚為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旣不明誰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者並寘之法上從之朝臣受偽命者衆肅請分三等定罪上以肅在圍城中知其姓名令具奏肅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諸侍從而為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玘呂好問莫儔李回是也諸庶官及宮觀

而起為侍從者胡思朱宗周懿文盧襄李擢范宗尹
是也撰勸進文與赦書者顏博文王紹是也朝臣之
為事務官者私結十友講冊立邦昌之儀者是也因
張邦昌改名者何昌言改為善言其弟昌辰改為知
辰是也乞寘之嶺外所謂叛臣之次者其惡有三諸
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偽庭執政馮澥曹輔是也侍
從者已行遣獨李會尚為中書舍人臺諫中有為金
人根括而被杖一以病得免者其餘無不在偽楚之
庭以庶官而升擢者不可勝數乞委留守司按籍考
之則無有遺者願為奉使者黎確李健陳戩是也乞
於遠小處編管若夫庶官任位供職不廢者但苟祿
而已乞赦其罪而錄其名不復用為臺諫侍從上以
為然耿南仲得祠祿歸其子延禧為郡守肅劾其父
子同惡沮渡河之戰遺勤王之兵今日割三鎮明日
截兩河及陛下欲進援京城又為南仲父子所沮誤
國如此乞正典刑南仲嘗薦肅於欽宗肅言之不恤
上嘉其直賜五品服范訥留守東京肅言訥出師兩
河望風先遁今語人曰留守之說有四戰守降走而
已戰無卒守無糧不降則走且漢得人傑乃守關中
奔軍之將豈宜與此訥遂罷內侍陳良弼肩輿至橫

門外開封買入內女童肅連章論之時官吏多託故而去肅建議削其仕版而取其祿以給禁衛若夫先假指揮徑徙江湖者乞追付有司以正其罪因入對言外夷之善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上曰正此討論肅言太祖太宗之時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旁搜曲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兵混一六合自時厥後羣臣無可議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言煩冗瑣碎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益煩而政事所以益緩也今兵戈未息豈可揖遜進退尚循無事之時欲乞限以旬日期於必至庶幾法嚴事簡賞罰之植不至濡滯肅在諫垣遇事感激不三月凡抗二十疏言皆切至上多採納會李綱罷肅奏曰綱學雖正而術疎謀雖深而機淺固不足以副聖意惟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真以身殉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此臣所以有疑也且兩河百姓無所適從綱措置不一月間民兵稍集今綱既去兩河之民將如何哉偽楚之臣紛紛在朝李綱先乞逐逆臣邦昌然後叛黨稍能正罪今綱既去叛臣將如何哉叛臣在朝政事乖矣兩河無兵外夷驕矣李綱於此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長執政怒送肅吏部罷歸居

家紹興二年避寇福唐以疾卒

衛字平膚敏字商刻彦華亭人以上舍生登宣和元年進士

第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尋改教授六年召對改

宣教郎祕書省校書郎命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膚

敏奏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人未聞入賀而反

先之已失國體萬一金使不來為朝廷羞請至燕山

候之彼若不來則以幣置境上而已帝可其奏既至

燕金賀使果不至遂置幣而返七年復假給事中以

行及慶源府逢許亢宗還語金國事曰彼且大入其

勢不可往膚敏至燕報愈急衆懼不敢進膚敏叱曰

吾將君命以行其可止乎既至金國知其兵已舉殊

不為屈及將還金人所答國書欲以押字代璽膚敏

力爭曰押字豈所以交鄰國論難往復卒易以璽及

受書欲令雙跪膚敏曰雙跪乃北朝禮安可令南朝

人行之哉爭辨踰時卒單跪以受金人積不悅中道

羈留且半年至涿州新城與幹離不遇遣人約相見

拒之不可遂諸之曰必欲相見其禮當如何曰有例

膚敏笑曰例謂趨伏羅拜此禮焉可用北朝止一君

耳皇子即君雖貴人臣也一介之使雖賤亦人臣也

衛膚敏

如金人氣折始曰唯所欲膚敏長揖而入既坐金人
出誓書示之膚敏却不視曰遠使久不聞朝廷事此
書真偽不可知因論用兵事又以語折之幾復爲所
留靖康初始還進三官遷吏部員外郎會高麗遣使
來賀命假太常少卿往接之朝論欲改稱宣問使膚
敏曰國家厚遇高麗久矣今邊事方作不可遽削其
禮失遠人心願姑仍舊乃復稱接伴使既至明州會
京師多難乃便宜稱詔厚賜使者遣還建炎元年復
命自劾矯制之罪高宗嘉賞遷衛尉少卿建議兩河
諸郡宜降蠟書許以世襲使各堅守陝西山東淮南
諸路並令增陴浚隍徙民入城爲清野計命大臣留
守汴京車駕早幸江寧帝頗納之遷起居舍人言前
日金人憑陵都邑失守朝臣欲存趙氏者不過一二
人而已其他皆屈節受辱不以為耻甚者為敵人斂
金帛索妃嬪無所不至求其能誑楚如紀信者無有
也及金人偽立叛臣僭竊位號在廷之臣逃避不從
及約寇退歸位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委
質求榮不以為愧甚者為叛臣稱功德說符命主推
戴之議草勸進之文無所不為求其擊朱泚如段秀
實者無有也今陛下踐祚之初苟無典刑何以立國

凡前日屈節敵人委質偽命者宜差第其罪大則族
次則誅又其次竄殛下則斥之遠方終身不齒豈可
猶昇祠祿使塵班列哉又言今二帝北遷寰宇痛心
願陛下愈自貶損不忘報雪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
減嬪御斥聲樂以至歲時上壽春秋錫宴一切罷之
雖饗郊廟亦不用樂必俟兩宮還闕然後復常庶幾
精誠昭格天地感動人心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言
行在頗興土木之役非所以示四方乞罷築承慶院
昇陽宮又奏凡黜陟自中出者皆由三省乃得奉行
或戾祖宗成憲者皆許執奏時內侍李志道以赦恩
復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內都知膚敏極論罷之初
欽宗內侍昭慶軍承宣使容機圍城中時乞致仕高
宗卽位命起之膚敏言自古帝王未有求闕寺於閑
退而用者遂寢后父邢煥除徽猷閣待制太后兄子
孟忠厚顯謨閣直學士膚敏言非祖宗法煥尋換武
職忠厚自若遷膚敏中書舍人膚敏懇奏曰昔司馬
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
士光言以臣為是則方平當罷以臣為非則臣當貶
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肖願附於司
馬光又言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恩勸臣下莫

若賞今陛下願太母以非法非所謂孝處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一舉而三失矣帝命宰相諭膚敏曰朝廷以次遷官非因論事也膚敏猶不拜居家逾月及忠厚改承宣使詔后族勿除從官膚敏始拜命又言中書根本之地舍人所掌不特演綸而已凡命令不合公議者率封還之會膚敏知貢舉有進士向烈對省試策謬稱臣諫官李處遯乞正考官鹵莽之罪以集英殿脩撰提舉洞霄宮或謂膚敏在後省論事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惡故因事斥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時帝次平江膚敏入

見言及時事泣下帝亦泣曰卿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膚敏謝曰臣頃嘗三為陛下言揚州非駐蹕之地乞早幸江寧今錢塘亦非帝王之都宜須事定亟還金陵因陳所以守長江之策帝善其言翌日再對歸得疾然猶力疾扈蹕至臨安除刑部侍郎未拜謁告歸華亭就醫許之遷禮部侍郎初膚敏久疾卧舟中不能朝時苗劉之變帝未反正宰相朱勝非言於隆祐太后以膚敏稱疾坐觀成敗無人臣節及卒始明其非偽云年四十九特贈大中大夫子仲英仲傑仲循

陳公輔字國佐台州臨海人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調
平江府教授朱勔方幸當官者奴事之公輔絕不與
交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予告勔不悅諷權
要移公輔越州累遷權應天府少尹除祕書郎靖康
初二府多宣和舊人公輔言蔡京王黼用事二十餘
年臺皆緣以進唐重師驥為大宰李邦彥引用謝
克家孫覲為纂脩蔡攸引用及邦彥作相又附麗以
進此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相大
臣之過願擇人臣中朴茂純直能安貧守節不附權
倖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耻稍
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畏服哉時吳敏李綱不協公
輔奏陛下初臨萬機正賴其同心合謀而二臣不和
已有其跡願諭以聖訓俾務一心以安國家徽宗渡
江未還人情疑懼公輔力陳父子之義宜遣大臣迎
奉欽宗嘉之擢為右司諫孟夏享景靈宮遂幸陽德
佑神觀公輔諫不當如平時事宴游論蔡京父子懷
奸姦誤國終未行遣今朝廷公卿百執事半出其門必
有庇之者詔謫京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又
奏朱勔罪惡都城之民皆謂已族滅其家乞勿許其
子姓隨上皇入京時有指公輔為李綱之黨鼓唱士

庶伏闕者公輔自列因辭位後陳三事其一言李綱
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為大臣所陷必敗事其
二言余應求不當以言遠謫其三言方復祖宗法度
馮澣不宜更論熙寧元豐之政語觸時宰遂與應求
程瑀李光俱得罪斥監合州稅高宗卽位召還除尚
書左司員外郎明年始達維揚初李綱得政公輔自
外除卽未至而綱罷改南劔州尋予宮觀紹興六年
召為吏部員外郎訖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
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旣無忠言直道
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
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
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
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
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術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
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鑑
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
之更為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
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
乃曰道在五代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
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復授左司諫言中

興之治在得天得人以孝感天以誠得民帝善其深
得諫臣體賜五品服令尚書省寫圖進入以便觀覽
公輔感帝知遇益罄忠鯁言陛下痛九廟未還兩宮
尚遠將以恢復中原雪讐成業孜孜勤儉其盛舉
也專遣將士分屯淮甸念其暴露之久閱其勤苦之
甚親御六飛巡師江上以九重之至尊行千里之遠
道晝夜兼程風雨不避其勤可謂至矣御舟所過州
縣帖然無供帳之勞無飲食之奉詔令丁寧官司謹
肅無一毫侵擾百姓其儉可謂至矣一路之間田父
漁人歡欣鼓舞陛下盛德如此猶願他日告成大功
之後無忘此時不以崇高自矜不以富貴自恃則廟
社延長休光盛烈傳無窮施罔極億萬年而不泯矣
仍乞增輪對官令審計官告糧料權貨監倉及倉場
等官有已見許面對時有詔將駐蹕建康公輔上疏
陳攻守之策言今日恢復之策不出攻守二事攻者
以我攻彼也守者防彼攻我也以我攻彼其勢在我
防彼攻我其勢在彼攻雖為難而守之為尤難攻雖
在所急而守之尤在所急竊見淮東州縣相連楚泗
兩州城壁堅牢大軍分屯烽埃相望其勢不易犯也
淮西路分闊遠止有一軍今將移蹕建康則其地尤

重於淮東矣臣愚欲乞措置淮西先選大臣以臨之
更增兵將以實之仍令諸大將緩急相援首尾相應
則雖虜騎之來不足畏矣徽宗訃至公輔請宮中行
三年之喪視朝服淡黃羣臣未可純吉服明堂未當
以徽宗配宜罷臨軒策士又乞權罷講筵事不行遷
尚書禮部侍郎會趙鼎言進退人才乃其職分疏稍
侵公輔因力請祠除集英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觀
尋知處州升徽猷閣待制仍提舉太平觀卒年六十
六贈太中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行於世
公輔論事剴切疾惡如讎惟不右程頤之學士論惜

之

三卷
常同字子正邛州臨邛人紹聖御史安民之子也登
政和八年進士第靖康初除大理司直以敵難不赴
辟元帥府主管機宜文字尋除太常博士高宗南渡
辟浙江機幕建炎四年詔故監察御史常安民左司
諫江公望抗節剛直觸怒權臣擯斥至死今其子孫
不能自振朕甚憫之召同至行在至則為太宗丞紹
興元年乙卯得柳州三年召還首論朋黨之禍自元
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唱
於紹聖之初蔡京和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

死上下蔽蒙養成夷虜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
交皆公死黨者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
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以為欲破朋黨先明是
非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上曰
朋黨亦難破同對朋黨之結蓋緣雅正不分但觀其
言行之實察其朋附之私則邪正分而朋黨破矣上
曰君子小人皆有黨同又對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
小人之黨挾私害公為黨則同而所以為黨則異且
如元祐臣僚中遭讒謗竄殛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
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用上
曰聞有此論同對以禍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
自明今可謂是非定矣尚猶如此蓋今日士大夫猶
宗京黼等傾邪不正之論朋黨如此公論何自而出
願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為小人所惑又奏自古禁
旅所寄必參錯相制漢有南北軍周勃用南軍入北
軍以安劉氏唐李晟亦用神策軍以復京師是其效
也今國家所伏惟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將之兵耳
陛下且無心腹禁旅可備緩急頃者苗劉之變亦可
鑒矣除殿中侍御史韓世忠劉光世以私忿欲闕同
奏光世等不思待遇之恩而驕狠尚氣無所忌憚一

旦有急其能相為唇齒乎望分是非正國典昔漢諸
侯王有過猶責師傅今兩軍幕屬贊畫無效乞先黜
責上以章示兩軍呂頤浩再相同論其十事且曰陛
陛下未欲遽罷頤浩者豈非以其有復辟之功乎臣
謂功出衆人非一頤浩之力縱使有功宰相代天理
物張九齡所謂不以賞功者也頤浩罷相論宣撫川
陝張浚喪師失地遂詔浚福州居住同與辛炳在臺
同好惡上皆重之金使李永壽等入見同言先振國
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上因
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同奏未聞二十萬兵
而畏人者也偽齊宿遷令張澤以二千人自拔未歸
泗州守徐宗誠納之韓世忠以聞朝論令世忠却澤
等而械宗誠赴行在同奏敵雖議和而兩界人往來
未嘗有禁偽齊尚能置歸受館立賞以招吾民今乃
却澤人心自此離矣况宗誠起土豪不用縣官財賦
募兵自養為國障捍今因受澤而械之以沮士氣非
策也詔處來歸者於淮南釋宗誠罪四年除起居郎
中書舍人史館脩撰先是同嘗上疏論神哲二史曰
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積惡造謗痛加誣詆是非顛倒
循致亂危在紹聖時則章惇取王安石日錄私書改

脩神宗實錄在崇寧後則蔡京盡焚毀時政記日歷以私意脩定哲宗實錄其間所載悉出一時姦人之論不可信於後世恭惟宣仁保佑之德豈容異辭而蔡確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厚誣聖后收恩私門陛下卽位之初嘗下詔明宣仁安社稷大功令國史院撫實刊脩又復悠悠望精擇史官先脩哲宗實錄候書成取神宗朱墨史考證脩定庶毀譽是非皆得其實上深嘉納至是命同脩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正為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款辨白其事須重脩實錄具以保立勞效昭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于實錄卷末張俊乞復其田產稅役令一卒持書瑞昌而凌悖其令郭彥參彥參繫之獄俊訴于朝命罷彥參同併封還二命除集英殿脩撰知衢州以疾辭除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七年秋以禮部侍郎召還未數日除御史中丞車駕自建康回臨安同奏旋蹕之初去淮益遠宜遣重臣出按兩淮詢人情利病察官吏侵擾縱民耕懇勿收租稅數年之後田野加闢百姓足而國亦足矣

乃遣樞密使王庶視師同乞以此奏付庶詢究罷行
又言江浙困於月椿錢民不聊生上為減數千緡又
言吳玠屯師興利而西川人力已困玠頃年嘗講屯
田願聞其積穀幾何減饋運幾何趙開李迨相繼為
都漕先後饋運各幾何令制漕帥司條具以聞然後
按實講究以紓民力又言國家養兵不為不多患在
於偏聚而不同力自用而不同心今韓世忠在楚張
俊在建康岳飛在江州吳玠在蜀相去隔遠情不相
通今陛下遣樞臣王庶措置邊防宜令庶會集將師
諭以國體協心共議禦敵常令諸軍相按接以常山蛇

勢一意國家無分彼此緩急應援皆有素定之術詔
付王庶出示諸將同乞郡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湖州
復召請祠詔提舉江州太平觀紹興二十年卒曾孫

楸

楸字長孺入太學淳祐七年舉進士調常熟尉公廉

自持不畏彊禦部使者交薦之調婺州推官疏決滯
訟以剽繁裁劇稱臨安府尹馬光祖又薦於朝辟差
平江府百萬倉檢察發運使趙與憲兼提點刑獄屬
楸檢覆雪無錫翟氏冤獄監江淮茶鹽所蕪湖局不
受商稅羸光祖益敬之改知嘉定歲大水勸分和糴

按籍均敷發運使王煥提點刑獄孫子秀俱特薦于
朝僉書臨安府判官不為權勢撓有為淮東提舉常
平辟楸提管楸知其不可與共事笑而卻之未幾政
府強楸行遂拂衣去朝野高之主管城南廂聽訟嚴
明豪右益憚之都城火後瓦礫充斥差民船徙運在
籍者百五十家惟二十有五家應役餘率為勢要宦
官所庇楸悉追之不服者杖其人械于他所無不聽
命又力拒戶部科買葉夢鼎陳昉深期獎焉添差臨
安通判朝命鞫封椿庫吏范成獄不肯承廟堂風旨
無辜者悉出之知廣德軍郡有水災發社倉粟以活
饑民官吏難之楸先發而後請專命之罪置慈幼局
立先賢祠故事郡守秋苗例可得米千石迺以代屬
縣償大農綱欠拜監察御史知無不言嘗論天變及
賈似道家爭田事論繼皇子竑嗣觸度宗怒遷司農
卿尋為兩浙轉運使禁戢吏姦不以急符督常賦海
鹽歲為鹹潮害稼楸請于朝捐金發粟復輟已帑築
新塘三千六百二十五丈名曰海晏塘是秋風濤大
作塘不浸者尺許民得奠居歲復告稔邑人德之遷
戶部侍郎受四方民詞務通下情兼中書門下省檢
正諸房公事兼刑部侍郎極論檢覆之敝上進故事

首論雷雪非時之變帝意不悅旬祠不許以集英殿
脩撰和平江值旱故事即守合得緡錢十五萬悉以
為民食軍餉助蠲苗九萬稅十三萬版帳十六萬又
蠲新苗三萬八千大寬公私之力飛蝗幾及境疾風
飄入太湖節浮費脩府庫既代有送還^遺事例自給吏卒
外餘金萬楮楮悉不受吏驚曰人言常侍即不愛錢
果然改浙東安撫使值水災捐萬楮以振之復請糴
于朝得米萬石蠲新苗三萬八千又以諸暨被水尤
甚給二萬楮付縣折運民食不至乏絕家尸祝之兩
浙及會稽山陰死者暴露與貧而無以為殮者迺以
十萬楮置普惠庫取息造棺以給之尋以刑部侍郎
召申明期赦叙改法與廟堂爭可否全活者甚衆兼
給事中封還隆國夫人從子黃進觀察使錄黃帝怒
似道以御書令委曲書行楮迄不奉命以寶章閣待
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德祐元年拜吏部尚書以老病
辭累詔不許專官趣行甚峻楮入見首言雪川之變
非其本心置之死過矣不與立後又過矣巴陵帝王
之胄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沉寃幽憤鬱結四五
十年之久不為妖為札於冥冥中者幾希願陛下勿
搖浮議特發神斷宗社幸甚於是詔國史院討論典

故以闡明堂禮成進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時
與執政恩數殊以國步方艱非臣子貪榮之時力辭
恩數與廟堂議事不合以疾謁告二年春拜參知政
事為夏士林繳駁拜疏出閤後六年卒

張致遠字子猷南劍州沙縣人宣和三年進士第宰相范宗尹薦其才召對擢為樞密院計議官建寇范汝為已降猶懷反側而招安官謝嚮陸棠受賊賂陰與之通致遠謁告歸知其情還白執政請鋤其根柢於是捕嚮棠及制置司屬官施宜生付獄詔參知政事孟益孟益庚為福州宣撫使討賊韓世忠副之辟致遠為

隨軍機宜文字賊平除兩浙轉運判官招撫劇盜曾衮等悉降紹興四年以監察御史召未至除殿中侍御史時江西帥胡世將請增和買絹折納錢致遠上疏言折納絹錢本欲少寬民力而比舊增半是欲乘民之急而厚其歛也從之逆豫挾金人入寇宰相趙鼎勸高宗親征朝士尚以為疑白鼎審處致遠入對獨贊其決遷侍御史言聚財養兵皆出民力善理財者宜固非本請罷權權福建鹽精擇三司使副以常平茶鹽合為一官令計經常量入為出先務省節次及經理詔戶部講究五年除戶部侍郎進吏部侍郎尋

復為戶部侍郎言陛下欲富國強兵大有為於天下
願詔大臣力務省節明禁僭侈自宮禁始自朝廷始
額員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妄用
歸其餘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
橫費日積月聚惟軍須是慮中興之業可致也除給
事中尋以老母丐外以顯謨閣待制知台州朝廷以
海寇鄭廣未平改知福州六年八月廣等降致遠選
留四百人置營城外餘遣還業復遣廣討他郡諸盜
數月悉平八年正月再召為給事中出知廣州尋以
顯謨閣待制致仕十七年卒年五十八致遠鯁亮有
學識歷臺省侍從言論風旨皆卓然可觀趙鼎嘗謂
其客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從官如張致遠常同胡
寅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矼皆有士望他日所守
當不渝識者謂鼎為知人云

陳淵字知默南劍州沙縣人也紹興五年給事中廖
剛中書舍人胡寅朱震權戶部侍郎張致遠言淵乃
瓘之諸孫有文有學自瓘在時器重特甚垂老流落
負材未展召試充樞密院編脩官會李綱以前宰相
為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辟為制置司機宜文字
七年詔侍從舉直言極諫之士胡安國以淵應召對

改官賜進士出身九年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入
對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濫賞給太厚頒賚賜予之費
太過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唯
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
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
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
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凡有錫賚法之
所無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
則前日之弊息矣淵面對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
異上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甚當理淵

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顥師之乃悟其非上曰以
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尚小
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推行其學遂為大害
上曰差者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
至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
論語隨問隨答惟樊遲問始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
端而安石遂以愛為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
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
揚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
遠矣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奉朝請召見于內殿淵

言億年故相居中之子雖為從官而有從賊之醜乞
寢其職名不報億年右僕射秦檜之親黨也由是檜
怒之除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以祖名辭改宗正
少卿以何鑄論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五年卒
程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以外祖尚書左丞鄧潤甫
思補蘇州吳江主簿監舒州太湖茶場坐上書論事
罷歸起知泗州病臨淮縣累遷將作監丞近臣以譏述
薦遷著作佐郎宣和二年進頌賜上舍出身除禮部
郎以病告老不俟報而歸達炎中為太常少卿知秀
州會車駕臨幸賜對俱言陛下德日新政日舉賞罰
施置仰當天意俯合人心則趙氏安而社稷固不然
則宗社危而天下亂其間蓋不容髮高宗嘉納之金
兵南渡據臨安遣兵破崇德海鹽檄諭降俱率官
屬棄城保華亭留兵馬都監守城朝廷命俱部金帛
赴行在既至以病乞歸紹興初始置祕書省召俱為
少監奏修日曆祕書長貳得預脩纂自俱始時庶事
草創百司文書例從省記俱據三館舊聞比次為書
名曰麟臺故事上之擢中書舍人兼侍講俱論國家
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有
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排於當特

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壁以抗秦通財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使人人不敢當事不敢盡謀則艱危之時誰與圖回而恢復乎武功大夫蘇易轉橫行俱論祖宗之法文臣自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僕射武臣自三班秦職至節度使此以次遷轉之官也武臣自閣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為橫行不繫磨勘遷轉之列其餘授皆頒特旨故元豐之制以承務郎至特進為寄祿官易監主簿至僕射之名武臣獨不以寄祿官易之者蓋有深意也政和間改武臣官稱為郎大夫遂并橫行易之為轉官等級蓋當時有司不習典故以開僥倖之門自改使為大夫以來常調之官下至免隸轉為橫行者不可勝數且文臣所謂庶官者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夫官職輕重在朝廷愛重官職不妄與人則官職重反是則輕輕則得者不以為恩未得者常懷缺望此安危治亂所關也徐俯為諫議大夫俱繳還以為俯雖才俊氣豪所歷尚淺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也昔唐元稹為荆南判司忽命從中出召為省郎使知制誥遂喧朝聽時謂監

軍崔潭峻之所引也近聞外傳俯與中官唱和有魚
須之句號為警策臣恐外人以此為疑仰累聖德陛
下誠知俯始以所應得者命之不報後二日言者論
俱前棄秀州城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除徽猷
閣待制俱晚病風痺秦檜薦俱領史事除提舉萬壽
觀實錄院修撰使免朝叅俱力辭不至卒年六十七
俱在掖垣命令下有不安于心者必反覆言之不少
畏避其為文典雅閎奧為世所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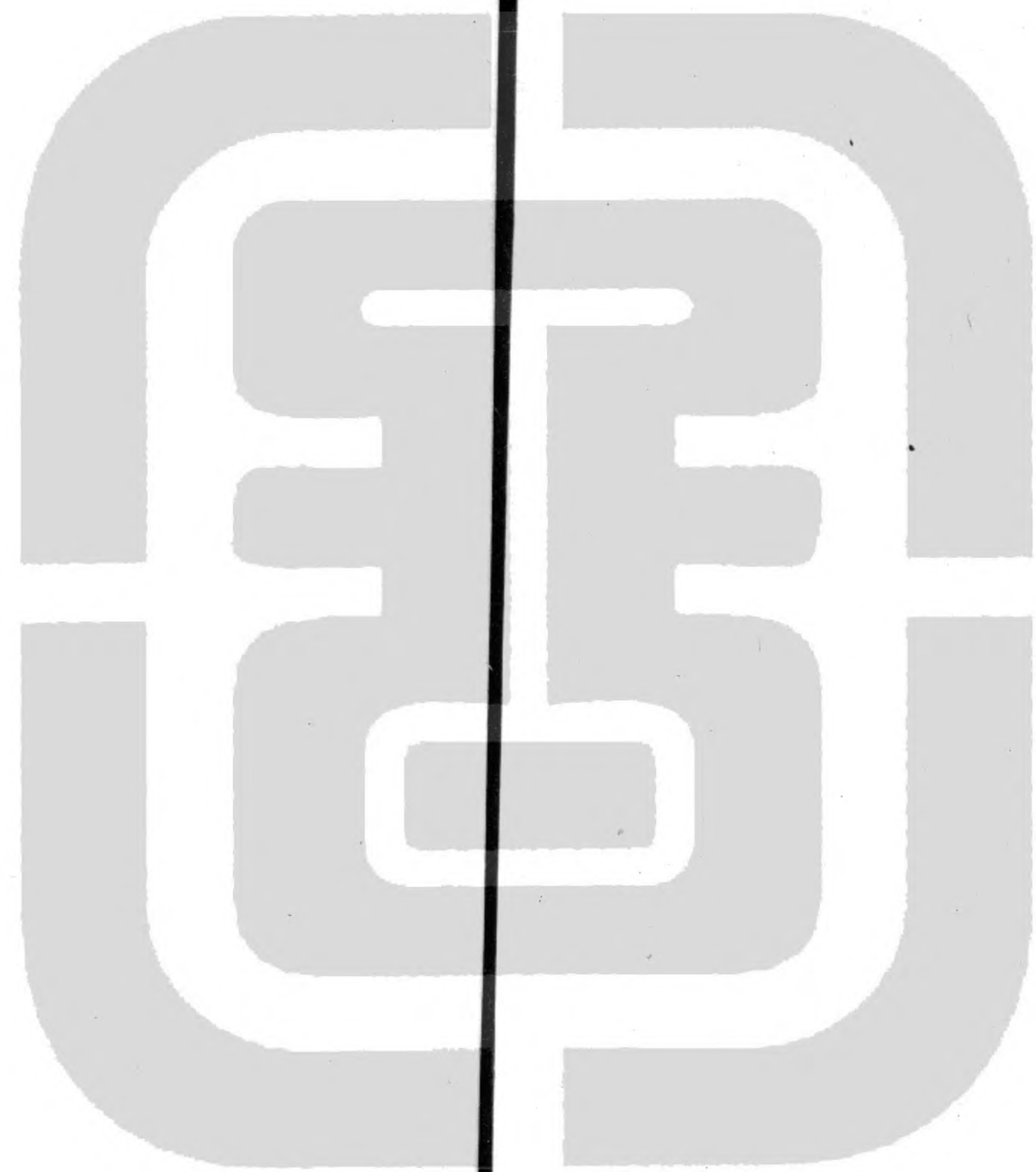
張嶠字巨山襄陽人宣和三年上舍選中第調唐州
方城尉改房州司刑曹劉子羽薦于川陝宣撫使張

浚辟利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官紹興五
年召對嶠上疏曰金人去冬深涉吾地王師屢捷一
朝霄遁金有自敗之道非我幸勝之也今士氣稍振
乘其銳而用之固無不可然兵疲民勞若便圖進取
似未可遽臣竊謂為今日計當築塢堡以守淮南之
地興屯田以為久成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以
我之常待彼之變又荆襄壽春皆古重鎮敵之侵軼
多出此塗願速擇良將勁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
勢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六年地震嶠奏比年以來賦
歛繁重征求百出流移者擠溝壑土著者失常業地

震之異殆或為此願深思變異之由修政之闕致民
之安七年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再遷著作郎皞因
對言吳蜀唇齒之勢也蜀去朝廷遠今無帥一年矣
蜀之利害臣粗知之忠勇之人使之捍外侮則可至
於撫循斯民則非所能辦也宜於前宰相中擇其可
以任川事者委任之然川蜀繫國利害非腹心之臣
不可今早得一賢宣撫使為要又言自駐蹕吳會以
來似未嘗以襄陽荆南為意今宜亟選儒臣有牧御
之才者為二路帥使之招集流散與農桑治城壁以
為保固之資益重上流之勢既而何掄以刊改神宗
實錄得罪語連皞出為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畧曰
古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用
不在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為意陛下渡江
十年矣外有勍敵之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
聊之民進言者多矣今皆以為陳腐而別取新奇之
說任事者衆矣今皆習是以為當然而更為迂闊之
事此近於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為今
之計朝斯夕斯非是二者不務數年之後庶其有濟
有國之所惡者莫大於朋黨今一宰相用凡其所與
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

賢否而盡逐之宜其朋黨之寢成也九年除司勳員
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金人叛盟上命兩省卿監郎
曹各草檄以進獨取嶠所進者播之四方十年擢中
書舍人升實錄院同修撰論王德收復宿毫兩郡乃
擅退軍使岳飛勢孤金人猖獗授承宣防禦使何應
罰而反賞封還詞頭乞罷已降轉官指揮未幾右正
言万俟卨論嶠為侍從日薦引非才以酬私恩邊報
始至託疾家居由是罷去頃之起知衢州除敷文閣
待制為政頗尚嚴酷歲滿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時方脩好息兵朝廷講稽古禮文之事嶠作中興

復古詩以進上將召用會疽發背卒年五十三子昌
時



Small, faint handwritten text or markings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